思想與時代月刊 第十六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編輯兼出版者 思想與時代社 貴州遵義水硐街三號

印刷者 貴陽中央日報社 六廣門外高家園

第十七期目錄預告

論同一 張蔭麟遺著

哲學與宗教 謝幼偉

戰後新首都問題 錢穆

歷代之兵源與將才（續） 張其昀

英印的經濟關係 鮑覺民

土壤與人生（書評） 任美鍔

學術通訊 熊十力

定價表

每月一冊 全年十二冊

每月一日 發行

訂購辦法	冊數	價目	郵費（定費外另加）國內	郵費 香港澳門	郵費 國外
零售	一	一元五角	四分	一角六分	四角
預定半年	六	八元	免	九角六分	二元四角
預定全年	十二	十五元	免	二元九角二分	四元八角

注意

一、定戶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地址通信時務將（1.）定單號數（2.）定戶姓名（3.）在何處定（4.）原寄何處四項，詳細開明，寄交本社方可辦理。

二、本國郵票代價暫不接收。

三、信內附寄法幣，如有遺失，概不負責。

四、本社歡迎直接訂閱，各大學學生有證明文件者訂閱八折優待。

投稿簡章

（一）本刊歡迎投稿，請郵寄貴州遵義水硐街三號本社收。

（二）投稿經揭載後，論文書評及譯稿每千字酬廿五元至卅元。

（三）投寄之稿，如不登載，可以奉還。

（四）投寄之稿，除特別約定者外，以一萬字為限。

（五）本刊對來稿有刪改之權。

思想与時代

第十六期　民國卅一年十一月一日

目次

論玄學方法　熊十力
論民族生存權　謝幼偉
師儒與商賈　張蔭麟
歷代之兵源與將才　張其昀
中國自然地理綱要　李四光著　張文佑譯
再論大學格物義　錢穆
「左宗棠傳」（書評）　沈鑑

論玄學方法

熊十力

幼偉先生：承寄思想與時代第十三期，評新論一文。其後有疑問三點。復承函囑答復。吾大病初痊。老來不易恢復康健。衰興頹索。略酬明問，不得暢所欲言也。第一問先生謂為吾之玄學方法，非純恃性智或體認，實亦兼恃量智。此見甚是。但若疑吾有輕量智之嫌，則或於吾書有未子細看也。又量論未作。則吾之意思隱而不彰者實多。又向未有論議之機會。宜先生不甚悉素懷也。此一問題，實在太廣大。每以為晚周學術之根本異點，當於此中注意。先生第二疑點，實與此中密切相關。吾近十年來，含蓄許多意思，欲俟得論暢發。而以神經衰弱，為漏體病所苦。一旦凝思構文。此病立發。便不可支。此苦非旁人可喻。又談理之文字，不可稍冗亂。昔宋玉之賦美人，謂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施朱則太赤。傅粉則太白。華美如是。論文亦似之。哲學文字，其於義理分際，謹嚴蓋亦如此。朱子為四書集註，自云字字皆經稱量。此非深於理者無從知此意也。佛家以幽深玄義之文辭，歸之工巧心。（工巧二字，切作世俗的解義會去）有味哉。世俗可與語此耶。每見相識深吾者言書之難。曰，何不坐而言，令旁人紀述。吾聞之，俯首而嘆。此豈以為天下無不可明白說出的道理，說出即錄下，便成著述。如此見解，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吾誰與言。又凡喻之於心者，出諸口便困。口頭有時勉強說得者，形之文字，又覺無限艱難。邏輯律令，其難猶次。深入其阻思想出之。備極其廣博，而如是以達，無有漏義。則雜中交雜，[illegible]事。純是精神氣力之表現。精氣虧乏。雖胸羅萬理，無可傳述而出[illegible]語錄式之筆語，此在今日似不適應羣機。今[illegible]統的論著為當。吾少孤苦。極人世艱苦之境。中年神經衰弱，[illegible]不敢輕為著作。年將半百。始有意乎斯文。而精氣已衰，不堪用矣。今過六十，更復何言。新論語體文本。若以文學眼光觀之，所過簡[illegible]須文字看去，則每下一義，每置一字，皆經周密考慮。[illegible]於字字見吾之肝臟腑而已。有一語不可按者，則老夫所不敢如此自欺者。至於寄托高遠，及夫經緯組織之妙，皆自然[illegible]義往復，而終不離其宗，[illegible]於反覆曲暢，孔子曰，辭之[illegible]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春秋繁露）非精義入神，[illegible]制作之不易。讀論所以難寫出者，自度精氣只如此。欲本不高之心作此大來耳。然此書不作，則於新論之了解，要不無問題。不卜將有作者起而彌吾缺憾者耶。上來許多枝蔓談，病中[illegible]，[illegible]將正酬來難。

東方學術，無論此土儒道，及印度釋宗，要歸於證此無疑義。但其從入之途，則有頓超直悟者。乃上根利器也。亦有[illegible]，[illegible]而後忽通明珠者。（以珠喻性智，前所謂頓超直悟，[illegible]

已。要此，則迂迴者與頓悟人合轍。所謂殊途同歸也。）是根器較鈍者所必經之困難也。性智是本體之異名。亦即是本心之異名。見體云者，非別以一心來見此本心。乃即本心之自覺自證，說名見體。此義確定。不可傾搖。玄學究極在此。如何說不純恃性智或體認耶。（純恃二字，吃緊。）此處容着得絲毫疑情耶。此非量智安足處所，寧待深言。頓超底悟人，當下覿體承當。不由官覺。不經推理。不循階級。宗門大德皆此境界。顏子，蒙莊，僧肇，輔嗣，明道，象山，陽明諸先生，雖所造有淺深，要同一路向也。根器鈍者，雖免迂迴，其觸處致力，全憑量智作用。探索不厭支離。徵測尤期破碎。以由綜事辨物，功必出斯。以此求道，（道謂本體，）豈不遠而。但使心誠求之久，而無得。終必悟其所憑之具（謂量智）為不適用。一旦廢然。反之即是。（反之即得性智，）宋人小詞，衆裏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正謂此也。故玄學見體，唯是性智，不兼量智。是義決定。不應狐疑。會六藝之要歸（孔門標六藝，）通三玄之鼎旨，（魏晉人標三玄，）約四子之精微，（宋明諸師標四子，）極空有之了義，（佛家大小乘，不外空有兩輪，）以吾說證之，未見其有一焉或偶相戾者也。斯乃千聖同符，百王共軌。非有意為合，乃神悟之玄符耳。

然玄學要不可遮撥量智者。見體以後，大有事在。若謂直透本原，便已千了百當。以此為學，終是淪空滯寂，隳廢大用。畢竟與本體不相應。譬之遊臨航絕港，而斷至於海，何其謬耶。大人之學，由修養以幾於見道。（見道即見體之謂，）唯保任固有性智，而無以染習障之。無以私意亂之。使真宰恆時昭然於中，不昏不昧。只此是萬化根源，萬物我為一。陽明詠良知詩，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真了義語也。此種境地，豈可由量智入手得來。然到此境地，却又不可廢量智。須知，量智云者，一切行乎日用，辨物析理，極思察推徵之能事，而不容廢絕者也。但有萬不可忽者，若性智障蔽不顯，則所有量智，唯是迷妄逐物。縱或偶有一隙之明，要不足恃。人生唯淪溺於現實生活中，與其神明暌成乎頑然之一物。是可哀可慘之極也。若修養不懈，性智顯發（此即見體時，）則日用間一任性智流行於萬物交錯，萬感紛綸之際。而無遺物以耽空，屏事以溺寂。至靜之中，神思淵然。於物無遺，而於物無滯。是所謂性智流行者，亦即是量智。但此云量智，乃性智之發用。與前云性智障蔽不顯時之量智，絕非同物。從上聖哲，為一大事因緣出世，競競於明體立極之學，豈無故哉，得此學者，方成乎人，方養其生，否則喪其生而不人矣。然若謂見體，便遊乎絕待，可以廢絕量智，抑或看輕量智，以格物致知之學為俗學，無與於大道。此則前賢所常蹈其弊，而吾儕不可復以之自誤而誤人也。

抗戰前，張東蓀先生常欲與吾討論中西文化，以為今者融通而苦於不可得一融通之道。吾時默而不言。因量論未作，此話無從說也，實則，中學以發明心地為一大事。（借用宗門語，心地謂性智，）而西學唯是量智的發展，如使兩方互相了解，而以涵養性智，立天下之大本（

則是智皆成性智之妙用。研究科學，經綸事業，豈非本體之流行而不容已者耶。孰謂量智可廢耶。

佛經，說佛號徧知。其徒取以爲成佛則自然無所不知也。不知，徧知云者，就眞諦言，謂其證見眞如，（眞如卽本體之名。）已知萬物之本，萬法之原。故說爲徧知耳。若就俗諦言，一切事物之理，雖成佛見者，果能不待量智推徵，而自然無所不知耶。

新論，主於顯體。立言自有分際。量論意思，此中固多有不便涉及者。

大文第二點云。著者一口抹煞，謂西洋哲學無體認。此亦未免武斷。實則，吾未嘗武斷也。若肯承認吾前文所說之不謬。卽中學歸極見體，易言之，唯任性智，從修養而入。則西學是否同此蹊徑，似不待申辯而知其判然矣。夫體認之境，至難言也。由修養深純，滌除情識，而得到之體認。此天人合一之境。（實則卽人卽天，合一猶是費詞。）中土哲人所爲至卓絕也。西學一向尙思惟。其所任之量智，非必爲性智顯發而後起之量智也。何者，反求本心，吾似未聞西哲有以此爲學者也。夫思想之用，推至其極，不眩則窮，窮與眩異者，眩則思之多端，雜亂而成惑。窮者，思能循律而極明利。然終止乎其所不可思，故窮也。思至於窮，則休乎無思，而若於理道有遇焉。此任量智之學者所自以爲體認之候也。西哲所有者，當不外此。而格以吾先哲之體認，則似之而非也。非從修養入手，則情識未淨。乘思之窮，而瞥爾似有默遇焉，非果與眞理爲一也。要之，此事難言。必其從事於儒道佛諸氏之學，而非但以見聞知解，或考覈爲務者，有以眞知前哲之用心。然後知西哲自有不得同乎此者。昨歲，吾應南庠講演之請。方東美何兆淸諸先生，亦斷斷致辨謂吾薄西學不見體爲未是。及講後燕談。東美先生暢論西哲工夫，不外努力向外追求。吾笑謂之曰，本體是向外追求可得者耶。公毋乃爲我張目乎。今縱退一步言之。如先生所說西哲自昔卽有言體認者。然此必非西洋哲學界中主要潮流。猶如晚周名家，似亦偏尙量智。然在中土哲學界，終不生影響，可以存而不論。凡辨意同異，只約大端別異處較論而已。人與動物，同處豈少也哉。而撮舉大端，則二者不止天淵之判矣。

大文第三點，關於生滅義，前函已具，此不復贅。（九月十六日）

昨函寫就後，復有餘意未盡者。大文有云，著者常用不二之說，西洋哲學亦非絕無所見。如柏烈得來現象與實在一書，實常言之。如曰，現象無實在不可能，因如是，則誰爲能現。而實在無現象，將爲空無，因在現象外，必無物也。是柏氏亦非外現象而求實在。卽懷黑德教授歷程與實在一書，亦明此義。吾不能讀西籍，向者張東蓀嘗謂新論意思，與懷黑德氏有不謀而合處。未知果然否。先生所述柏氏語，似與新論有融通之點。然骨子裏，恐不必相近也。西洋學者所謂本體，畢竟由思惟所構畫，而視爲外在的。新論則直指本心，通物我，內外，渾然爲一，正以孟氏所謂反身而誠者得之。非是思惟之境。柏氏是否同於眞諦，吾

不能無疑也。昨函答先生西哲自昔亦有體認之說。吾謂其似之而非者。蓋東方哲人一向用功於內，滌盡雜染，發揮自性力用，其所謂體認，是真積力久，至脫然離繫，本體呈露時，乃自明自見，謂之體認。（莊子云，明者非謂其明彼也，自明而已。見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故此義極為嚴格。西洋學者，從來以向外找東西的態度，探索不已。如獵者強烈追求，期有所擒獲然。故其所見之體，正是其思惟中所搆畫的一種境界，非果親證實在而直與之為一也。西洋諸哲學家，其未能的然了解實在與現象為不二者，固是錯誤。即如柏氏靜觀想入微，似有當於吾所謂體用不二之旨。然彼之入手工夫，恐終是西洋路數，唯向外探索為務，則彼所見之體，蒙非如實證見。若爾，則彼之體用不二觀，雖與吾有其相近，而骨子裏究判若天淵。此不容不辨也。體認之意義，吾已略說如前。不獨西洋學者功力不同，未必果有此詣，即在宋明人語錄中，其於體認一詞，亦有泛泛的說法。或以尋思義理，反覆含玩，使印解益加深切，謂之體認。或則推尋至竟，豁然有省，恍悟至理畢竟不可思議，於是曠然若有默喻，以上二種意義，皆與吾前所謂自明自見者，絕不相侔。其後之一種，由推尋至竟，而返諸默喻，其所謂默喻，猶是最極微細的觀想，非即本體呈露也。本體必離繫而始顯，以探索為功者，始終有所繫也。故彼之體認，非吾所謂體認也。真見體用不二者，說一真湛寂也得，說大用流行也得。說一真湛寂即是大用流行，說大用流行，元是一真湛寂，均無不得。此中具無上甚深微妙義。恐柏氏思解所至，未許入實際理地。

又大文云。著者認心物皆無自體，同為一個整體不同之兩方面，此其說，最近西洋哲學同見及之。如羅素，如杜威，如懷黑德，無不同聲否認心物各有自體。心物二元論，已成過去。先生此段話，從大端趨勢上說。固無不可。然各家持論的內容，與其根本觀念，又當莫不互異。新論，依本體流行，假說翕闢，復依翕闢，假名心物。順俗諦，則不壞世間相，（心物皆許有故）入真諦，則即於世間相而蕩然離相，乃見一切皆真。諸家果臻斯詣否。

又大文云。著者自認與西洋哲學不同之點，在於本體之認識，恃性智而不恃量智。此不唯與柏格森之直覺說有相似處，即柏烈得來亦見及之。柏氏謂思想僅能運行於有對。而不能運行於無對。思想如與實在一致，即為思想之自殺。是柏氏亦感覺量智不可恃。先生所引柏氏語，甚有意思。不悉中文有譯本否。先生嘗精於柏氏之學，倘不吝譯得來。唯云與柏格森直覺說有相似處，則期期以為不可。憶昔閱譯創化論，柏格森之直覺，似與本能併為一談。本能相當新論所謂習氣。（其發現也，則名習心。）習心趣境，固不待推想。然正是妄相，不得真實。此與吾所謂本體之認識及性智云者，截然不可相蒙。病痢初瘥。辭不逮意。義理不厭求詳。非必欲靜一己之長也。（九月十九日）

論民族生存權

謝幼偉

今日世界民族在鬥爭生存中，然民族之生存權何來，與夫民族不易言也。民族生存權之一問題，政治學者多置而不論。一民族之應生存，似為政治學者所假定而不知附論之大前提，此一大前提之理論基礎，即為本文所欲探究者。

本文所謂民族，兼指國家。民族與國家，雖有區別，然在本文中可不必加以區別。言民族，亦言國家。所謂民族生存權，亦可謂為國家生存權。此民族或國家之應否生存，表面似不成問題，以任何一民族決不願自行否認其生存權。然自此一民族之於他一民族言，則此一民族可否認另一民族之生存權。帝國主義之侵略，與今日軸心國家之亡人國者，所持理論，直接間接皆在否認其他民族之生存權。反之，同盟國家之反抗軸心國家，則在肯定其他民族之生存權。但不論肯定或否認，均必有理由，均必有其理論基礎。問題在此理由或理論基礎是否正確，或僅屬詭辯而已。其次，一民族之生存受威脅，其民族之生存權乃成問題。任何民族莫不曰彼有生存權也。然若究問其生存權之從何而來，或究問其何以當生存而不當滅亡之理由，則或不知所答，或答而未必當理也。

民族生存權之理論基礎，在西洋政治哲學上，雖無明顯之制論，然據作者觀察所得，當不外如下之四種理論：一為神意說，二為自然權說，三為國際法，四為諸歷史事實。此四種理論，均有相當理由，故常為政治學者有意或無意中所引用。然民族之生存，如僅以上述理論為基礎，則此基礎，仍非穩固之基礎。試言其故。

自神意說者言，以為民族之生存，乃是神意。神以生存之權，賦諸各民族。此各民族之生存權，實神所授。如德哲黑格爾嘗謂國家之生存，乃神所意志。除神所意志外，不能有其他解釋。如意之政治家瑪志尼亦謂每一民族均負有神之特殊使命，是其存在，即為完成神之使命而存在。此種神意說理若極成，然細究之，則困難殊多。蓋神之有無，不可知也。縱知有神，神意如何，亦難明也。且誠人均若，仍可假神意之名以行。是雖有神，何益於弱小民族。瑪志尼謂英國之使命在工業與殖民，俄國之使命在教化亞洲，波蘭之使命在斯拉夫民族之聯盟，德國之使命在思索，法國之使命在行動，意國之使命則在結合思索與行動。是彼在神意說中，已將弱小民族之生存權加以否認。如此為神意，則弱小民族，雖有否認神意，何見在神意說下，弱小民族之生存權實無保障也。

自自然權說者言，以為民族之生存，乃一種自然權利。個人有生存之自然權，民族當亦有生存之自然權。十七十八世紀間，自然權利之說盛行，如英之洛克，如法之盧梭，如美之傑佛遜，莫不異口同聲認

人類均有生存之自然權。查佛孫嘗曰：「人是合理之動物，由自然給與權利，及給與天生的正義之感」。彼等直接所擁護者雖爲人權，然間接所擁護者卽爲民族或國家之生存權。因否認某一民族之生存權隨必否認某一民族內個人之生存權。但民族之生存權，如爲自然所賦，則民族之滅亡，亦爲自然所致。在自然界內生固自然，滅亦自然。生滅同爲自然界必有之現象。民族之興，出乎自然。民族之亡，亦可謂出乎自然。謂自然爲有知耶？則與神意說同。謂自然爲無知耶？則民族之興亡，何關自然。荀子天論篇有云：「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荀子之所謂天，卽自然也。楚項羽於烏江自刎時，曰：「此天亡我也。」天與人國，亦亡人國。求生存之權於天或自然，此天或自然所給者，不必卽爲生存權也。

自訴諸國際法者言，以爲民族之生存，爲國際條約所保障，一民族之生存權，實自國際法而得。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新成立之國家，其生存權不能不謂爲確是國際法所授。無凡爾賽條約與國際聯盟之規定，此等新興國家卽無存在可能。雖其他弱小國家之存在，似亦得力於國際法。九一八事變後，我國人士中，亦有希望國際聯盟與華盛頓條約保障生存之幻想。但幻想究是幻想。國際法之爲物，固能保障民族之生存，亦能破壞民族之生存。民族之生存權，如僅建立於國際法之基礎上，或僅恃國際法爲唯一之保障，則此民族之生存，隨時可失去其存在之理由。以國際條約可被忽視，可被修改，甚而可被消滅。祇國際條約一被忽視，被修改，或消滅，則民族之生存權，可卽隨之而歸於無有。如此次大戰，萬一軸心國家有勝利之可能，吾知世界將有不少民族必在國際條約之規定下而失去其生存。可見以國際法爲民族生存之理由，究不可恃也。

自訴諸歷史事實者言，以爲民族之生存，乃歷史的事實。有歷史之民族，卽有生存之權利。換言之，民族之生存權，實基於已成的事實上。民族之已生存者，卽應生存。此雖言之成理，然事實仍是事實。事實上存在者，理論上未必卽應存在。如民族之生存，僅以事實爲基，則事實變更，生存之權，可以消失。歷史上有尙生存之民族，亦有已滅亡之民族，如以事實爲理由，則已滅亡之民族，基於滅亡之事實，卽永應滅亡。且滅人國者，亦常以造成已成事實爲理由。蓋生存爲一事實，滅亡亦爲一事實。有生存之事實者應生存，有滅亡之事實者，非卽應滅亡耶？果爾，則侵略國家固可振振有辭，不令已滅亡之國家，恢復其生存矣。是則以歷史事實爲民族生存之基礎者，仍有問題也。

上述四種理論，均有困難，均不足爲民族生存權之鞏固基礎，如吾人欲爲民族生存權成立一鞏固之基礎，必須於上述理論外，另尋理論。作者認民族之生存必有其玄學基礎，如人之生存必有其玄學基礎然。無此玄學基礎，則不論任何理由，皆可不成其爲理由。蓋玄學所追求者爲終極之理由，非有終極之理由，則其他理由無安立處也。竊願民族之生存，應在下列之假定上，乃能獲得終極之理由：

一，應假定宇宙爲一精神團體，或爲一有生命，有意志，有價値之大我。

二，應假定此精神團體或大我，即以世界各民族爲其構成部分，爲其不可少之單位。

三，所謂不可少之單位者，謂此精神團體之存在，實依乎各民族之存在，如有任何一民族滅亡，則足以破壞此團體之統一，足以減少此團體之價値，甚而使此團體不成其爲團體。

四，民族之應否生存或能否生存，即視此一民族是否爲宇宙精神團體不可少之單位，亦即視此一民族之生存有無價値。如有價値，則此一民族，自宇宙精神團體言，即爲其不可少之單位，即應有生存之權。否則，如此一民族之生存絕無價値，自宇宙精神團體言，該一民族即非其不可少之單位，即失其應有之生存權。蓋無價値之民族，對此團體無所損益，無所損益則等於零，等於零者，其生存之理由，即消失也。

作者於民族生存權之理論基礎，其大綱約如上述四點。茲所欲問者，民族之生存，何以當有此假定？及此假定是否有正確之理由？先答前問，次答後問。

民族之外爲宇宙，宇宙含藏民族。此含藏民族之宇宙，可爲物質的，亦可爲精神的。使整個宇宙爲物質的，則無所謂意志，無所謂價値。無意志，無價値之宇宙，對各民族之生滅存亡，自不關心。宇宙之於民族，成爲截然不同之二物。宇宙之內，多一民族，與宇宙無關係也；少一民族，亦與宇宙無關係也；民族與民族間之鬥爭殘殺，更與宇宙不關痛癢。如是，則民族在宇宙內，即失其不得不存在之理由。反之，如整個宇宙爲精神的，則此宇宙爲有生命，有意志，有價値之宇宙。此種宇宙對於民族之生滅存亡，決不能視若無睹。多一民族，或可增高其價値。少一民族，亦可減少其價値。蓋有生命，然後有價値可言。有此有生命之宇宙，然後民族之生存，可對宇宙爲有意義，有價値。否則，宇宙之本身爲無意義，無價値，而民族之生存，亦於宇宙爲無意義，無價値。故必假定宇宙爲精神的，爲有生命的，而民族之生存權，乃有基礎。

但僅假定宇宙爲精神的，此精神的宇宙可爲「黑漆一團」之宇宙也，可爲渾然一片，毫無分別之宇宙也。換言之，宇宙可爲一種普遍，而此種普遍是抽象的普遍，是純粹的普遍。在抽象的普遍或純粹的普遍下，一切雜多，一切殊異，皆爲其所併吞，所消滅。如是之普遍，即不能有個體之存在。宇宙之爲普遍，若爲此種普遍，則各民族之獨立生存可被否認，以各民族在此種宇宙內，不能保存其個性也。故必假定宇宙爲精神的團體，而此精神團體則以各民族爲其不可少之單位。此一假定，實認宇宙之爲普遍，乃具體的，而非抽象的。所謂具體的普遍，乃普遍之含藏特殊者，乃普遍之不消滅個體者，亦即同中有異，異中有同之普遍。此種普遍，不離特殊，而非即特殊，包有特殊，而不併吞特殊。此乃英哲人鮑桑克所謂眞正之個體，經由同一與雜多而寓

現者。宇宙之爲物，必爲如是之個體，如是之普遍，然後各各民族，乃能在宇宙中，獲其應有之地位，獲其生存之權利。蓋此種宇宙之存在，即以各民族之存在爲條件，不能外乎各民族之存在，而別有存在。同時，各民族之存在，亦不能外乎宇宙之存在，而別有存在。宇宙與各民族間之關係爲有機的，爲全體與部份間之關係。此猶如人身之於其細胞及耳目口鼻然。耳目口鼻在人身中應具生存權，以非有耳目口鼻，人身不成其爲人身。然耳目口鼻若非假定有人身，則耳目口鼻之生存，即無意識，即失其不得不存在之理由。此喻若成立，民族生存權所以不能不有上述之假定者，思之可得其故也。[illegible]者，惟民族之生存，雖不能不有上述之假定，然此假定係可予吾人之幻想，未必有正確之理由。所謂宇宙爲一精神團體者，事實上可否如是。欲證明宇宙爲一精神團體，自非易事。本文無此企圖。凡理解黑格爾以至柏烈得萊及魯一士諸人之哲學者，當知彼等之主要工作，即在證明宇宙爲一精神團體，亦即彼等之所謂絕對。作者不思於此詳述彼等之理由。所可言者，謂宇宙爲一精神團體，在思想上決無矛盾。思想之感覺矛盾者，爲無系統或無統一之雜多。[illegible]有系統或有統一之團體，思想必不覺其矛盾。無矛盾者，即有存在之可能。有存在之可能，則宇宙之爲一精神團體，便非幻想。且有存在之可能者，如事實上要求其存在，則事實上，即可認爲存在。今宇宙之爲一精神團體，事實上，民族之生存不能不要求其存在，是吾人在事實上，即有正確之理由，認此精神團體爲存在也。若謂經驗上無法覺察此精神團體之存在，因而吾人可懷疑其存在，則印度哲人[illegible]之回答。[illegible]宗教上[illegible]如吾人雖不見一普通人之全部，而懷疑一普通人之存在，則吾人之細胞，亦可以不見吾身之全部，而懷疑吾身之存在。蓋在全體中者，未必即能見全體，如在屋中者，決不能見全屋。吾人不以不見全屋之故，而懷疑全屋之存在，則又豈可獨不見此精神團體之故，而懷疑其存在耶！[illegible]

[illegible]一種假定，如爲事實所要求，便於理[illegible]矛盾者，[illegible]存在。作者之假定，即建立於此種條件下。有此假定，民族之生存權，方可成立。[illegible]任何民族，在此假定[illegible]均有要求生存之正當理由。而其生存，亦不能爲他一民族所否認。所謂否定一民族之生存者，惟有一民族之本身。一民族，如不能維持其統一，不足對世界文化有所貢獻，則此一民族在宇宙內，即非其不可少之單位，由是其生存之正當理由亦可喪失。此猶如吾身之手足等之[illegible]麻木不仁，或已受毒而足以影響全身時，則手足等即爲吾身不能有存在之理由。然手足等者均在健康狀態中，則手不能否認足之存在，足亦不能否認手之存在，手足同爲全身不可少之單位故。同理，如各民族同爲宇宙不可少之單位，則任何一民族決不能否認另一民族之生存。各民族在宇宙內，同負有特殊之責任，同佔相等之地位，即謂一民族比其他民族爲優越，因可有宰制其他民族之權者，此[illegible]

者之狂想，非有終極之理由者也。

是一民族之生存權在作者假定下，一方面固基於宇宙本身之性質，一方面亦基於民族本身之努力。非宇宙性質確為一種精神團體，則民族無生存之必要理由；然若非民族本身之努力，則此生存之必要理由亦可自行喪失。一民族之生存權，不能安坐而得，縱可安坐而得，亦不能安坐而守。生存須有生存之代價，無生存之代價而求生存，求未必即得，即得亦必失之。故一民族欲求生存，須自行努力，須自行證明其為宇宙不可少之單位，然後其生存方有正當理由，亦方有安全保障。

民族生存權之理論，作者所欲言者止此。此種理論，在某一意義上，亦可視為三民主義之理論。三民主義雖無明文論及此點，然其所涵蘊之理論，實應為此種理論。三民主義第一講，認欲維持中華民族之生存，第一，須保持中華民族之統一，第二，須恢復吾人固有道德，第二、須恢復吾人固有智能，第四，須恢復吾人固有能力。此其意無異謂，中華民族之生存權，即基於中華民族本身之價值，亦即基於中華民族本身之光榮歷史。中華民族本身之價值，及其光榮歷史，實所以使中華民族在宇宙精神團體內成為不可少之單位者。非有中華民族，則宇宙精神團體，可減少其價值，可不成其為團體。中華民族之有生存權，及應有生存權，此宇宙精神團體要求之也，中華民族本身之價值及其光榮歷史證明之也。此中華民族之生存權，乃無人能加以否認者。然中華民族若不繼續努力，若不自求進步，若不設法保全其光榮之歷史，則中華民族在宇宙內之地位，可自行取消之。三民主義開始即以求民族之統一，及求恢復固有道德，固有智能與固有能力為言者，實有見乎此。是三民主義若有民族生存權之理論，則其所言，當與作者所言無異也。

總之，作者認為求民族之生存，在實現民族精神於宇宙精神中，為在宇宙精神盡其應盡之職責，亦即在對世界文化有其特殊之貢獻。此為民族生存權之唯一基礎，捨此無他也。

師儒與商賈

張蔭麟

軍興以來，大學師儒，每有兼為商賈者；甚且居積釣奇，淪為孟子所謂「賤丈夫」者。或引「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為說者曰：貨殖，居積也；億中，釣奇也。子貢居積釣奇，不害其為聖門高弟，今賢又何獨不容依做焉？時下方昌興復儒家，以立儀軌，教授經商之事，竟有儒家先哲之榜樣為後盾，可以肆行而無譏；將見庠序與闤闠合化，師儒與駔儈同流；師生交征利，而教育亡矣。是不可以不辨。請陳二義以破斯惑。一曰：子貢貨殖億中，原非孔子所許，故曰不受命。此猶言違背師訓也。其上文云，「回也其庶乎屢空」，則孔子斥責子貢之意尤

明。今日崇儒，自以孔子爲楷式者，一方以孔子爲楷式，一方以違背孔訓之行，立制，豈不自謬？二曰，子貢之名位與今之大學教授不同也。當時子貢殖億中，時彼時私塾中之一生徒耳，未受國家之祿養，亦不爲一國風化之泉源。彼之所爲，以孔子之更高道德繩準較之，誠有所歉，顧尚無損於羣紀之毫芒。孔子亦不能預料其弟子之行，將爲他日大學教授所援據，故於其事雖不之許，亦不必絕之過甚而屏之於門牆外。今大學教授非私塾生徒比也。其職在爲民族進學，爲國家育才，此其事與市儈之牟利，意向迥殊，心計懸絕，萬不能並營而兼善。精勤於市事，則必昏惰於進學與育才。心市儈之心，則必不能任師儒之任。故教授而經商或爲類似商賈所爲之事，無論其精神或行爲，皆屬瀆職。且國家之命脈全在一體不以私利爲利之國士，而造成此體國士者，大學之功能也。今大學師儒而以身作則，孳孳弋利，則其所能造成之士當爲何等耶？教授而經商或爲類似商賈所爲之事，其所關於羣紀者，殊非細故。所謂差以毫釐，謬以千里者，此類是也。三曰，子貢所處之時世與今之大學教授所處不同也。子貢之世，魯雖有敵國外患，尚未致憂慮危亡，禮教雖已陵夷，而道揆法守未經顛覆。一命之士所以扶翼世運之責，未若今日之嚴且重。其下焉者更無論也。孰謂今日中國所處之境地，不有以遠劣於子貢時代之魯國耶？由上三義，可知援子貢貨殖億中之事，以爲今日大學教授之市儈化作解辯者，決無有當。

嗚呼，凜哉！作君作師，職賦自天；士且爾則，民且爾瞻。師道不守，則一切哲學道德，古今新舊，舉皆盜名欺世之妄言。吾於此有欲爲教育當局獻者二事：（一）大學教授待遇改善辦法實行之後，宜明令禁止大學教授經商或爲類似商賈所爲之事。（二）以後部聘教授候選人資格之一，須證明其自此項禁令公布之後，並無經商或爲類似商賈所爲之事。寬其既往，即所以勵其將來也。

歷代之兵源與將才

張其昀

（一）先秦

殷代自盤庚遷都，至紂之滅，二百餘年，以殷墟爲中心，其勢力所及，北抵易水，南達商邱，東迄鄒魯，西至太行。古之殷墟即今河南安陽縣洹水上之小屯，近年考古發掘所得卜辭之富，武器之多，猶可想見當日盤庚之盛。說者謂小屯時代之殷民族，能採南國之銅錫，與東海之蚌貝，遊獵於大河南北，儼然爲一方之雄，而從事於征伐文字禮樂等事。當公元前十四世紀至十二世紀之際，全東亞莫能與之抗衡者。（參觀中央研究院出版安陽發掘報告）

周人爲一後進之民族，但其農業技術較精進，故關中之渭河平原乃得發展其生產力。周人憑藉關中之物力，征服東土之殷邦。周都

鎬京卽今之西京。封建制度乃周人移民實邊向外發展之建國工作，其國力之推移大致可分二途，一爲由關中出潼關，向河洛經營黃河下游，周公之東征卽表示此種趨勢。一爲由關中出武關，向江漢經營漢水上游以及淮河流域，召公之南征卽表示此種趨勢。周公所採謂之周南，召公所採謂之召南，南爲樂名，彼南國之音與雅樂不同，（雅卽夏，卽周人）爲二公所采，其實二南地域就詩經觀察之，在河洛淮漢四水之間，此成周拓土之範圍也。

我們歷史上國立大學之外別有武學，猶今之軍官學校，崇祀太公。太公輔佐武王周公，牧野（河南省汲縣東北）之役，滅殷興周，爲我國最古之名將。太公名望，姜姓，與周爲甥舅之國。本居殷畿內之地，鑒殷之衰，依於文王，卒爲開國之功臣。水經注云「汲縣西北二十里，有太公廟，相傳太公之故居也。」太公之子就封於齊，召公奭與周公旦同輔成王，其子就封於燕，一支仍居召國（今陝西郿縣有召亭）後裔曰穆公者，名虎，宣王中興多賴其力。召穆公翦理南國，乃爲楚敵，自昭王南征不返，楚人益發驕思逞，宣王命穆公率南仲等南征，膺懲荊楚，蕩平淮夷，後南仲尹吉甫等又北伐玁狁於渭北涇洛之間，（玁狁卽後之匈奴）成中興之業，時在元前九世紀。至春秋之世，南國爲楚所併。

周初封建，齊魯燕諸國封地皆在東都洛邑（今河南洛陽）附近，齊初封在呂，（今河南南陽）後遷臨淄，魯初封在許（在今河南許昌）後遷曲阜，燕初封在郾，（今河南郾城，）後乃遷薊，（今河北薊縣）衞都朝歌，本殷之舊都。晉初封於唐，卽陶唐之墟，（今山西翼城）後遷於絳。（今山西曲沃）鄭之封地在今陝西華縣北，後隨平王東遷，更號新鄭。（今河南新鄭）以上諸國均在淮水以北。在淮水以南者，漢水流域至長江中游曰楚，長江下游太湖流域曰吳，杭州灣沿岸天台山以北曰越。在西周之時，淮河以北爲中國，以南爲蠻夷。至春秋以後，南方之國楚與吳越皆漸進於中國。秦偏於西垂，在渭河上流，平王東遷以後，據有周之故地，亦漸變夷爲夏。

春秋之初，齊鄭最強，鄭居中原，齊則東方之大國也。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管仲穎上人，（今河南禹縣）春秋之初，其地屬鄭，仲以其學輔佐桓公，尊王攘夷，大濟生民，故孔子深許之。自齊桓創霸，晉文繼之，秦楚亦隨國勢之強大，肆吞併，成霸業。太史公曰，「晉阻三國，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爲霸主。」晉之兵威遠及江漢，楚亦儼然問鼎中原，南北紛爭，文物交流。楚之文化傳之於吳，吳又傳之於越，生聚教訓，力求進步。至春秋之末，吳越雄長於東南，屢次北伐，與中原諸國相抗衡。

韓趙魏三國分晉爲戰國時代之紀元，魏據安邑，（山西夏縣）韓居上黨，（山西長治）趙據晉陽，（山西太原）所謂三晉是也。其後魏遷大梁，（河南開封）韓遷新鄭，趙遷邯鄲。大梁地當四戰衝要

之區，在戰國之初魏首先圖霸，吳起入楚，商鞅入秦，秦楚二國皆襲魏國已成之規模而變法圖治。趙爲北方之強，宋沈括有云，「予客趙魏之郊，問其故家舊俗，習慨然喜言三晉戰國之事。自七國之時，趙數窮秦人於兩河之間，秦方彊天下，所懼惟在趙，故趙常受兵，爲天下勁國。」（邢州堯山堂廳壁記）唐韓愈云，「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燕趙秦三國皆與北族匈奴爲鄰，競務拓邊。由春秋之霸主迭興而成爲戰國七雄並峙之局。秦自孝公用商鞅，變法令，首先實施徵兵制，人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門」，用能併吞六國，卒成帝業。

孫子一書爲我國最偉大之軍事學著作，蓋集春秋戰國時代之經驗，合南北兵學之精英，而鑄成此書。孫武殆書名而非人名，謂孫氏世傳之武經，猶之言毛詩也。孫氏之祖先即伍子胥，子胥名員，又曰伍奢，楚平王時任太子太傅，以冤死。子胥奔吳，（元前五二二年即子產之卒年）誓復此仇。吳王闔廬深倚重之，與謀國事，五戰而入郢都，（今湖北江陵）楚昭王出走。又助吳王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克成霸業，中原諸國者惕惕焉。闔廬傳子夫差，漸有驕志，子胥力勸其防越，不見聽，遂自殺，太史公稱之爲烈丈夫。後越王勾踐卒報會稽之恥，此爲其事蹟之大略。古時江南民性以輕揚決烈著名，好劍講武，悅兵而致死，然以一新興之邦而能爭衡於中國，則子胥教導之力也。太史公著史記，列傳第五爲孫子吳起，第六爲伍子胥，但於孫武僅述其軼事，稱其戰功如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此可總括子胥之生平。左傳紀吳事，頗詳絕不及孫武，殊爲可疑，清人牟廷（山東棲霞人，著校正孫子）謂伍子胥與孫武似非二人，實有所見。

子胥數諫吳王夫差不用，託其子於齊鮑氏，居阿鄄（今山東東阿與濮縣）之間。伍氏之裔在齊姓孫，後百餘年有孫臏，出齊將田忌與孫臏善，進於威王，於是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坐爲計謀，如今之參謀長，曾大破魏軍於馬陵，（在今濮縣東北，時在元前三四三年）殺魏將龐涓，名顯天下。孫武一書蓋成於孫臏之手。同時有司馬法一書，專言軍禮，猶今之戰爭法規，乃世界戰爭法典之鼻祖。前人謂係司馬穰苴所作，齊景公（與吳王闔廬同時）之賢將，錢穆疑亦田忌之誤傳。（見先秦諸子繫年）按穰苴本田姓，仕齊爲司馬，故以稱之，司馬法殆亦田氏世傳之學。子胥之後有孫臏，穰苴之後有田忌，大抵前修未密，後出轉精，前人對二書作者不同之說，經此解釋，固可並存而無礙。然則齊學對於軍事之貢獻，可謂至大。荀子爲戰國末年之老儒，遊學於齊，在威王子宣王時，嘗爲稷下祭酒，其所著議兵篇，含有與司馬法相類之戰爭法規。是篇謂凡兼人者有三術，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承孔子足食足兵民信之說而發揮之，軍事經濟文化三者並論，而有等差，文化第一，經濟次之，軍事又次之，謂「兼幷易能，唯堅凝之難也。」權衡輕重，構成極健全之國防論，亦先秦兵學之鴻寶也。

孫子書云，「興師十萬，出征千里，日費千金，不得操事者七十萬

家。」此種大規模之戰爭，春秋末年始見之。春秋時主之一詞，書指大夫而言，自田氏篡齊，三家分晉，皆以大夫創業，主乃改爲君主之義。孫子書中之主字，義爲國君，是爲其成書較晚之明證。（姚鼐讀孫子曾言之）孫子一書，蘊宏深，其主旨在講明政略及戰略之一致，統帥之價值，軍人魂之重要，戰略上攻守分合動靜進退遠近緩急奇正虛實之道，以及天時地利之宜，情報間諜之用，言之莫不深切著明，而於爭取主動之精神尤所注意。嘗曰，「我不欲戰，雖畫地以守之，敵不能與我戰。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其論戰略之原理，精微入神，世界兵學著作罕能出其右者。明戚繼光曰，「孫武之法綱領精微莫加焉，猶禪家所謂上乘之教也。」（紀效新書自序）日本山梨中將有云，「中國古籍中孫子戰略之學，高深精妙，有非德國近出戰略諸書所能望其項背。」（見杜錫珪考察列强海軍報告一書）孫子著書之宗旨，以兵爲禁暴除亂之工具，而非以窮兵黷武爲目的。其言曰，「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又曰，「百戰而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孫臏與孟子同時，顯然受儒家人本哲學之影響，所謂仁義之師，誠足以代表中國軍事哲學之精髓，此爲其尤可寶重之點。

古代兵家之言，孫吳並稱，孫氏善言戰略，吳氏善述戰史，理論事實，互相映輝。吳起衛左氏人（左氏衛邑名）仕於魯，嘗師事曾子，後往歸魏文侯，又受業於子夏，爲孔子再傳弟子。史稱吳起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云，能以身作則，與士卒共勞苦。在魯曾大破齊軍，在魏曾出擊秦，拔其五城。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今河南安陽附近有黃河故道，即古之西河，）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此實爲儒家論兵之微言大義。吳起後去魏之楚，悼王聞其賢，用以爲相，明法審令，務在强兵，悼王死，起亦遇害。（元前三八一年，時孟子方十歲）史記言孔子作春秋，商瞿游不能贊一辭，春秋後由子夏授門人吳起公羊高穀梁赤三家，稱爲三傳。吳起家於左氏，始仕魏，卒仕楚，左傳言晉楚之事獨詳，尤精於論兵謀，記載戰史最爲詳盡，如城濮鄢陵諸戰役，生動敘活，文辭爛然。歷代名將如關羽杜預等，皆愛讀左氏春秋，獲益非淺，可知是書作者於軍事實有專長。左氏春秋，殆即吳起之徒所爲，後人誤以地名爲姓名耳。（左傳吳起爲之，姚鼐左傳補注已言之。左邱失明之說，殆由子夏哭子喪明而來。瑞典人高本漢著左傳眞僞考，從文法上證明左傳文法與論語孟子大多不同）古時貴族世襲執政，平民不得參政，是即所謂世官制度，以言兵役亦爲貴族兵役制而非國民兵役制。吳起在楚嘗行以軍功代貴族之法，（元前三八四年）打破世官之制，其事尚在商鞅變法（秦孝公三年，元前三五九年）之前二十五年。吳起商鞅蓋皆以魏國行之已效之法，移植於楚秦，遂以促成中國徵兵制度之創立，此亦特可注意者也。

此外戰國時名將，秦有白起王翦，燕有樂毅，趙有廉頗李牧等。白起郿人（今陝西郿縣）事秦昭王，料敵應變，出奇無窮，轉戰韓魏趙楚諸國，戰勝攻取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湖北宜城與江陵）漢中，北擒趙括之軍，長平一役（今山西高平，時在元前二六〇年）降趙卒四十五萬人，一舉坑之，為戰國二百年間最大之殲滅戰，秦併天下之形勢遂成。王翦頻陽人（今陝西富平）事秦始皇，嘗率秦兵六十萬人南征，平楚國為郡縣，殺其將軍項燕。始皇二十六年（元前二二一年）統一中國，時王翦為宿將，始皇師之。樂毅靈壽人（今河北靈壽，在正定西北，）先世為魏將，毅事燕昭王，位至上將軍，聯合趙楚韓魏四國之兵，大舉伐齊，長驅入臨淄，時在昭王二十八年（元前二八四年，）毅居齊五年，齊七十餘城皆為燕之郡縣，惟莒與即墨未下，會昭王死，齊行反間之策，毅去燕適趙，齊失地盡復。廉頗趙之良將，以勇氣聞於諸侯。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北却強胡。其子惠文王時，東伐齊魏，攻城野戰，即賴廉頗之力。李牧與廉頗同時，嘗居代雁門間以備匈奴，嘗大破匈奴十餘萬騎，胡人不敢窺邊。秦人畏之，行反間於趙，斬李牧。倘使長平之戰，趙仍以李牧為大將軍而不用趙括，勝負之數殆未可知。孫子曰，「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旨哉斯言。

（二）秦漢

秦漢國軍陸戰則材官騎士，水戰則樓船士，各隨其地之所宜。大抵防禦北方游牧族多用騎士，開拓南方邱陵地多用材官，材官為會受山地戰訓練之軍隊。漢伐匈奴，平西域，沿邊六郡之騎士，奏功常最，史所稱「六郡良家子」是也。六郡曰天水，（今甘肅天水為郡治所在，下同）隴西，（甘肅臨洮）安定，（甘肅固原）北地，（甘肅環縣）上郡，（陝西綏德）西河，（綏遠東勝附近）地近邊塞，自秦以來即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凡一代主要兵源區域，往往為將才之所從出。班固有言，「自秦漢以來，關東出相，關西出將，」古之關西即今之陝甘。然漢代不僅為一大陸國，又為一海洋國，當時海上用兵已著成效。在北洋者，如漢武帝滅朝鮮，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海，左將軍荀彘出遼東，水陸並進，其水師多取於今之山東。在南洋者，始漢武帝伐閩越，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即寧波）浮海從東方往，遂滅之，其水師多取於今之浙江。東漢初年，馬援遠征越南，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餘人，援號伏波將軍，良有以也。

秦之名將如白起王翦皆今陝西人，前已述之。秦始皇時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胡人不敢南下牧馬。蒙恬數世為秦將，大父蒙驁自齊歸秦，事昭王為上卿，父武與王翦攻楚，大破之。秦已并中國，乃使蒙恬鎮戍上郡，嘗率三十萬衆，北逐匈奴，拓地七百餘里，遂築長城，起臨洮，傍陰山，迄遼東，河內之地（即今綏遠河套）收入中國版圖，塞上長征自恬始也。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後其言果驗。當秦之衰，項籍起於會稽，（郡治在今江蘇吳縣）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鉅鹿之戰，（今河北平鄉）楚士卒無不以一當十，呼聲動天

地，諸侯從壁上觀，皆惴惴恐懼。漢高祖起於豐沛，至今猶存豐縣沛縣之名，舊屬徐州，如蕭何曹參皆高祖之豐沛故人。徐州人頗鷙悍輕剽，以武爲俗，秦以後，起於淮泗間者，往往爲天下雄。世人多以江蘇分爲南北二部，江南民性素稱文弱，然自吳越至項王皆先被稱霸，東晉渡江，北府兵名重一時，其實皆江南戰士也。

項籍字羽，下相人（今江蘇宿遷）世爲將家，有名於楚，其季父項梁，梁父卽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秦末豪傑蜂起，劉項二氏協力攻秦，項氏戰河北，劉氏戰河南，咸陽既下，二氏劃鴻溝爲界，中分天下，西爲漢，東爲西楚，（都彭城，今江蘇銅山，卽徐州，）政由羽出，號西楚霸王。楚漢相爭，前後八年，羽力征經營，所當者破，所擊者服，身經七十餘戰，未嘗敗北，而最後不免於失敗。誠如孫子所謂百戰而勝，非善之善也。顧亭林曰，「秦漢之際兵所出入之途，曲折變化，惟太史公序之如指掌，蓋自古史書，兵事地形之詳，未有過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勢，非後代書生之所能幾也。」

漢初建國三傑，曰蕭何張良韓信，蕭何爲相，掌經濟，張良任參謀，主設計，統帥則爲大將軍韓信，其分職極爲允當。蕭何豐人也。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韓亡，隱匿下邳，（今江蘇邳縣）後與高祖會於留，（江蘇沛縣境）帝嘗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之功也。其爲高祖畫策尤重要者爲定都長安。韓信淮陰人，初屢以策干項羽，羽弗能用，亡楚歸漢，蕭何以爲國士無雙，薦於漢王，授以上將，言聽計用，自漢中出關中，北攻燕趙，東擊齊，南滅楚於垓下，（今安徽靈璧）項王自盡，其戰功比於周之太公。信常謂項王雖強，其勢易弱，勸漢王反其道而行之，宜鬥智而不鬥力，故能愈戰愈強，又謂陛下不過將十萬衆，如信多多益善耳。蓋項王善將兵，而漢王善將將，楚漢成敗之關鍵在此。

漢都長安，而太原雲中（山西大同）皆屯宿重兵，以防匈奴，地臨邊塞，人習戰鬥，山高風烈，賦性勇悍，加以晉霸之餘，其俗尤尚武功，衞青與霍去病乃山西軍人之代表也，衞霍皆平陽人（山西臨汾）爲漢武帝之外戚。青字仲卿，母衞媼，卽武帝衞后之母，去病母衞少兒，卽衞后之姊，青與衞少兒衞后均爲同母異父之姊弟，（霍光與去病則爲同父異母之兄弟）衞霍雖以女寵進，而建奇功於塞外，青爲大將軍，去病爲驃騎將軍，去病嘗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其勇決邁往之精神，良可敬矣。青在武帝元光元朔間前後十餘年凡七伐匈奴，大都由今晉北出擊察綏，去病則注重於西北，由今陝甘出擊寧夏與河西，西域之道遂通。衞霍最著名之戰役，爲元狩四年（元前一一九年）春，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各率五萬騎，浮西河，上陰山，破寘顏，襲王庭，追奔逐北，深入瀚海，用兵路線，自今河套直至綏北百靈廟一帶，匈奴自此，大爲削弱。至昭帝宣帝之世，匈奴內亂，遂降爲屬國，受漢人保護。去病歿於元狩六年，年僅二十九，爲古來最年青之大將，卒時武帝爲造冢象祁連山，（在茂陵附近今陝西興平）以紀其功，象範

有馬踏匈奴石像，迄今猶存。

漢代武功最重要者，一為北征匈奴，一為平定西域，博望侯張騫定遠侯班超皆今陝西人。秦之西界不過臨洮，漢武置河西四郡（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始通西域。中西交通之第一幕乃張騫之中亞旅行。騫今漢中鄉縣城固人，在外十三年，（武帝建元三年至元朔三年即元前一三八年至一二六年）其所經行各地均有詳確之報告。自此以後，中國與世界之經濟與政治關係，劃然開一新紀元。後二十餘年，在武帝太初三年（元前一〇二年）貳師將軍（貳師城屬大宛國以產良馬著名）李廣利（中山人今河北定縣）曾由敦煌出師，明年以三萬人出現於大宛國，（今中亞霍罕Khokand附近）大獲勝利，漢威遠播於葱嶺以西。漢人統治西域自宣帝時始，西域都護治烏壘城，（今新疆庫車縣）督察天山南北兩路諸國。膺斯任者，如東漢和帝時之班超，實為國史上一最偉大之軍人與政治家。漢人統治西域凡百餘年，考其成功之原因，一為外交手腕，一為文化勢力，而兵力常為其次。班超今扶風縣人，父彪兄固妹昭，皆一代良史，撰成漢書。和帝永元元年（元後八九年）車騎將軍竇憲，（平陵人今興平縣）伐北匈奴，由河套北上，登燕然山，命班固刻石紀功而還，是役出塞三千餘里，準其地望，當為今之杭愛山。超與固同年生，居西域三十一年。超子勇，安帝延光二年（一二三年）擢為西域長史，屯柳中，（今吐魯番附近魯克沁城）後漢書之西域傳乃據班勇之說所述者。

隴右名將在前漢有李廣趙充國，後漢有涼州段熲。李廣成紀人，（甘肅天水）其先為秦將，家世善騎射，歷官七郡太守，（自隴西至右北平）守邊四十餘年，自文景至孝武世，每征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匈奴號為飛將軍而避之。其孫李陵亦善射，謙讓下士，武帝以為有廣之風，嘗將步卒五千人出居延，（今額濟納河流域）橫行匈奴，惜以無援而敗，身陷敵國，隴西人士引以為愧。趙充國上邽人，（天水西六十里）後徙金城之令居，（甘肅永登）宣帝時，羌人（藏族）侵擾河湟，充國主不以武力征羌，而行屯田政策，以逸待勞，終於征服羌人，開拓土地。充國所上屯田便宜疏，大旨謂兵者所以明德除害，當以計為本，貴謀而賤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因建議屯田湟中，築橋修路，馳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蕊。時漢人勢力西過大峽小峽，達於今之西寧附近。史稱孝宣中興，充國作武，比於周宣王時之召武。至王莽時，置西海郡，則闢地至今青海之濱。東漢之世，羌族勢盛，時服時叛，大為中國之患，一時良將勁卒，盡在河隴間，段熲尤著稱。熲字紀明，姑臧人，（甘肅武威）桓帝延熹二年（一五九）官護羌校尉，在邊十餘年，鎮撫羌人，比美充國。

河南南陽為東漢光武帝之故里，人才稱盛。鄧禹字仲華，新野人，（今河南新野，為南陽郡縣，）有沈慮遠圖，光武稱之為鄧將軍，有知人之明，其所舉皆當其才。光武中興，羣俊畢至，寇恂馬援勳績尤著。寇恂字子翼，昌平人，（今河北昌平）光武令寇恂守河內，（衞河流域

）上於高祖，委蕭何於關中，習留足食足兵，供應無缺，建國大業終以完成。馬援茂陵人（陝西興平）攻隗囂，定隴西，嘗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由途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昔趙充國謂百聞不如一見，其平羌之役，先馳至金城（今蘭州）圖上方略，援亦謂傳聞不如親見，於兵要地理最爲熟悉，建武十八年（元後四二年）援遠征交阯（今越南北部）水陸並進，亂事既平，援與越人申明法制以約束之，二十年秋振旅還京師。史稱援所過處，輒爲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今粵人追思之，立祠祀之，名其山川以憑弔之（廣西鬱江中流有伏波灘，桂林有伏波巖）歷二千年不少衰，如蜀人之祀諸葛也。

（三）魏晉南北朝

三國鼎峙，吳蜀分據長江之上下游，以與北方相抗衡。諸葛武侯言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故蜀漢都此，以成三分之業。武侯又征服南蠻，以資富饒。孫吳立國江左，銳意開發山越，即錢塘江上流，黃山一帶之地。吳極盛時兵數約三十萬，其中山越兵不下十三萬人（見陶元珍三國吳兵考，燕京學報二十二年六月號）足見山越爲當時重要之兵源。魏居北方，土地廣，戶口多，仍佔優勢，西晉席魏之遺業而統一中國。西晉末年五胡亂華，洛京傾覆，海岱騷然，謂之永嘉之亂。中原士民相率南渡，近者僑寓江左，遠者入於嶺表，爲中國民族之大遷移。由是南方各地日益發展，北方移民與南方土族相混合，形成南朝之國力。鎮江居長江之要津，當南北之通衢，北府兵名重一時，[illegible]濟者也。桓溫常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北府京口會今之鎮江[illegible]晉初年，祖逖（原籍范陽今河北易縣）自京口糾合驍健，[illegible]威行河朔。其後謝元鎮廣陵（今江都）多募勁勇，號北府兵，卒[illegible]力，以成淝水戰役之殊勳，故六朝之時北府兵爲天下精兵。

其在北方，永嘉亂後，漢族智勇之民多漂流失所，塞外之游牧民族居於統治者之地位。河套黑水一帶，爲秦漢時代之雲中郡，漢民[illegible]屯田其間，垂四世紀，遂爲後魏拓跋氏之發祥重地。張相文謂「自拓跋魏興於代北，歷周齊隋唐以至五季，世產霸才，相承不絕，直至元明而後衰。」又云「歸化城西七十里有興克齊鎮，周隋兩代之豐州也」（見濾北紀遊一文，收入南園叢稿）拓跋氏屬鮮卑族，其國都自平城（今大同）遷至洛陽，汲汲然同化於華夏，汾河流域爲其漢化之路徑，故在北朝數代中以山西兵爲最精強，直至隋代「并州兵」猶負盛名。蓋自魏晉以降，塞外之異族加入於北方漢族之血統，與南方之主客雜居，新舊交融之形勢，實有殊途同歸之感。

諸葛亮字孔明，原籍瑯琊陽都（今山東沂水）家於隆中，在襄陽城西二十里。（隆中有二，一在湖北襄陽，一在河南南陽，二地之人互爭之，不能決。水經注云「沔水逕隆中，歷孔明舊宅北」，今從其說）嘗以管仲樂毅自比，弘毅忠壯，忘身憂國，三顧而許以馳驅，一意南定，其後自二十七歲創業西南，至五十四歲病故軍中，一生大部分

精力皆在四川。益州既定，亮以丞相錄尚書事，事無鉅細，咸取決焉。後主建興三年（二二五）率衆南征，遂平滇池，五年北駐漢中，以後數出祁山（在今甘肅西和）以圖關中，其病歿地曰五丈原，在今陝西郿縣西二十里。武侯之功，南征過於北伐，蜀漢距今已一千七百餘年，而西南邊疆民族猶紀念孔明，春秋廟祭，崇仰不衰。「用兵之道，心戰爲上」，其明效如此。三國人物，孔明稱關羽「絕倫超羣」，羽河東解人（山西解縣）字雲長，美鬚髯，謂之髯羽。漢末亡命奔涿郡（河北涿縣），劉備於鄉里合徒衆，羽與張飛（涿人）爲之禦侮，恩若兄弟。羽愛讀左氏春秋，有國士之風，當時稱爲人敵。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距吳魏之鋒，以存漢室，嘗一鼓下襄陽，曹操大震。建安二十四年（二一九）卒爲吳人所害（今湖北當陽縣西北三十里玉泉山有關羽遺跡）。後世尊關羽爲軍神，廟祀遍全國，蓋其剛明正大之氣，令人感動，深徹無比。蜀將多北人，如姜維天水冀人（甘肅甘谷），孔明稱其忠勤時事，思慮精密，涼州上士也。魏平巴蜀，乃鄧艾之功。艾棘陽人（河南新野），每見高山大川，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魏景元三年（二六二）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境七百餘里，經甘肅武都文縣，卽嘉陵江上流白龍江區域，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既越山險，次於平陸，蜀人大驚遂降，蓋其奇兵衝其腹心，出其不意也。

吳之名將皆南人，水戰爲其所長。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安徽舒城）。陸遜字伯言，吳人，世爲江東大族。古來有事於江湖之間，常須賴水軍之協助。建安十三年（二〇八）赤壁之戰（在湖北嘉魚縣西南大江南岸），周瑜魯肅（臨淮東城人今安徽定遠）率吳水師三萬及關羽水師萬人禦曹操二十萬衆，初一交戰，操兵敗退，瑜等在南岸使黃蓋燒北船，於是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勢成，卽由北軍皆於步戰，未閑水門也。瑜年二十四爲將，吳中呼爲周郎，孫權言聽計從。編兵之陸遜多智勇，以計禽關羽，遂領荊州牧，嘗謂西陵（湖北宜昌）國之西門，當傾國以爭之。遜卒，子抗襲職。吳平山越，猶蜀平南蠻，軍資所出，國以富饒，斯役名將爲賀齊，會稽山陰人（浙江紹興）。

西晉統一中國，以羊祜爲首功。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山東費縣），職事二世（文帝武帝），職典樞要，坐鎮襄陽，與陸抗相對。祜以伐吳必藉水戰，因令王濬（弘農湖人今河南閿鄉）監益州諸軍事，密治水師，爲順流之計。武帝咸寧四年（二七八）祜卒，舉杜預自代。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今西京），代祜都督荊州軍事。同時王濬在益州造船艦器仗，水軍八萬人，浮江而下，席卷金陵。太康元年（二八〇）吳平。杜預於平吳之後，耽思經籍，著春秋釋例，成一家之言。預自稱有左傳癖，左傳爲我國最古之戰史，其撰述與註釋出於二大軍人之手，讀左傳者必以杜解爲門徑。

王謝二族同爲東晉盛族，王氏原籍瑯琊（山東臨沂），謝氏原籍陽夏（河南太康），永嘉亂後，僑寓金陵，居秦淮河南烏衣巷，二族均在會稽建有別業（謝安高臥東山，在浙江上虞）。元帝初鎮江東

威名未著。導（字茂弘）與從兄敦等同心翼戴，力圖匡復。時建都之議紛紜莫定，或主遷都豫章（南昌）會稽（紹興），導力主定都金陵，不欲示弱於敵。南朝基業，導實創之，「江左夷吾」洵非虛也。其時以南人勵志國事，首推陶侃。侃字士行，尋陽人（江西九江），性纖密，勤勞自強不息。開府武昌，號爲多士。大江中流，控扼水系，憑據形勢之重鎮，以武昌爲最要。侃鎮守其地，爲國干城，在軍四十年，咸和七年（三三二）卒。

自晉室南渡，北方淪於異族，苻秦國勢尤強。苻堅任王猛（北海劇人，今山東壽光，家於魏郡，今河南臨漳），治國外修兵革，內明法制，猛歿時猶謂苻堅不可圖晉，謝安桓沖江左之望，堅不從其言。謝安（安石）任桓沖（桓溫之弟，譙國龍亢人，今安徽懷遠，）於荆州，駐江陵，而使其姪謝玄監江北軍事，駐廣陵。當苻堅大舉南犯，師次淮淝，京師震恐，安持以鎮靜，謂朝廷處分已定，甲兵無缺。玄訓練北府兵於六年，而後用之，淝水之捷，實非倖事。是役在孝武帝太元八年（三八三），戰場在壽縣東北八公山上，地當淝水之北，淮水之南。玄以八萬人却苻堅九十萬之衆，劉牢之率精兵五千爲前鋒，首破敵軍。牢之彭城人（江蘇銅山），宋武帝劉裕（彭城人）亦出身北府兵。東晉四次北伐取洛陽，最後一次在安帝義熙十二年（四一六），劉裕克洛陽長安。王船山曰「永嘉以降，僅延中國生人之氣者，惟劉氏耳」。「南朝國力不競，與兵制有關，茲不贅述。

（四）隋唐五代

隋唐之世，南北統一，但名將之選大都產於北方。隋初平陳之役，賀若弼韓擒虎二將皆河南人。唐代盛時拓境開邊者，如平東突厥之李靖，覆高昌之侯君集，皆陝西人。遠征西突厥之裴行儉山西人，滅高麗者李勣與薛仁貴，一爲山東人，一爲山西人。降百濟之蘇定方，經營河西之郭元振，皆河北人，殲滅倭軍之劉仁軌河南人。天寶以後平定內亂有功者，前有郭子儀李光弼，一爲陝西人，一爲熱河人，後有李晟李愬父子甘肅人，以上十四人皆北人也。再就唐代府兵之地理分布言之，據新唐書地理志所志全國軍府之數，首爲關內道，次爲河東河南河北隴右諸道，以上五道合佔全國百分之九十五，其餘山南淮南江南劍南嶺南五道合佔全國百分之五（西域軍府不計在內）。兵源與將才關係之顯著若此，亦足以見當時北方邊防之重要矣（漢時趙充國與馬援皆老將，唐李靖年七十九，李勣年八十六，劉仁軌郭子儀年皆八十五，亦皆白髮老將）。

郭子儀之論關中曰「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兵強士勇，雄視八方，有利則出攻，無利則入守，此用武之國，非天下所用」。關中之地險固饒沃，足食足兵，此其所以爲古代建都之極選也。唐甘肅爲西域孔道，甘涼一帶屯田廣野，倉庾豐衍，至中葉後，隴右之地始淪於吐蕃。黃河南北，太行東西，唐時皆盛開學校庠序，如雲俊秀如林，卿相器多出於此。杜牧有言冀州幽幷山東之地，其人沉鷙多材，才重許

可，能奔。若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杜牧罪言）五代以後，燕雲十六州乃淪於契丹。南方之地，長江流域自南朝立國，民稠士闊，人文蔚起。然嶺南猶為新造之邦，唐人視為遐阻，多委舊德重臣撫寧其地。南方對於國防之貢獻為水軍。唐太宗伐高麗，以大軍遠征，須儲經歲之糧，非畜乘所能載，乃造船於蜀，蔽江而下，會師萊州（山東掖縣）浮海東征，是其著例。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陝西三原），其舅韓擒虎（今河南新安人）累世將家，有深謀大略。隋文帝開皇九年（五八九）與賀若弼（今河南洛陽人）同克金陵，江南遂平。擒虎每與靖論兵，輒歎曰，「可與論孫吳者，非斯人而誰哉。」唐初北破東突厥，西走吐谷渾，靖功最多。其襲頡利於鐵山（綏遠陰山）與積石山以旅，其功如漢代衛霍故事。唐太宗貞觀四年（六三〇）靖以精騎襲定襄（山西大同西北）東突厥頡利可汗被俘，拓地自陰山北至大漠。貞觀九年（六三五）靖與侯君集征吐谷渾（鮮卑族，西晉時自塞北西徙立國於今青海省境），至大非川（今西寧附近）前鋒遠抵星宿海，殆為國軍最早達河源者。吐谷渾由此衰弱，後三十年吐蕃取其地。靖位至宰相，（貞觀八年以疾辭位，詔疾小瘳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唐宰相亦稱平章事，其名蓋起於此。）曾著有兵法，惜世無完書，今僅存杜佑通典所載，明戚繼光紀效新書多由此書脫胎而出。

侯君集豳州三水人，（陝西栒邑）嘗隨李靖征吐谷渾，貞觀十四年（六四〇）高昌國（今新疆吐魯番）以通好西突厥，阻西域諸國入唐朝貢之路，君集率兵往討，平高昌為西州，刻石紀功而還，置安西都護於此，統轄西域諸國。高宗麟德二年（六六五）任安西都護者為裴行儉。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山西聞喜）貞觀中從大將蘇定方，定方謂曰，吾用兵世無可教者，今子也賢，乃盡畀以術。突厥在西魏時分為東西二部，在蒙古者為東突厥，隋唐間東突厥入寇中國之時，西突厥國勢亦盛，統治天山北路與今俄屬中亞之地，其首府在碎葉城（在碎葉川上，今中亞吹河），儀鳳二年（六七七）行儉以出使波斯之名義，途中以謀制敵，攻碎葉城下之，由是西突厥瓦解，全境皆屬中國，惟錫爾河以外後為大食（阿剌伯）所有。初玄奘法師赴印賴西突厥統葉護可汗之保護，始得自高昌安抵印度，至是西突厥舊壤悉置中國軍府，蓋行儉提孤軍深入萬里，功績之奇，方漢之貳師將軍李廣利。中國之馭邊素有高瞻遠矚之政策，史稱行儉文武兼備，嘗謂「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可以見其抱負。

李勣字懋功，曹州離孤人，（山東單縣）本姓徐氏，高祖賜姓，附宗。又本名世勣，至高宗時，避太宗諱，故但名勣。其為將有謀善斷，嘗鎮守幷州，太宗曰「我今用勣而突厥不敢南下，賢於長城遠矣。」貞觀十五年（六四一）率兵破薛延陀，（今外蒙地，東至土拉河，西至阿爾泰山，都於土拉河畔）二十年滅之。隋伐高麗，累出師皆未竟全功，唐太宗亦嘗三伐高麗，高宗襲太宗之餘威，命蘇定方先擊降百濟，以

孤其勢。總章元年（六六八）李勣等昭平壤，高麗遂降，一時名將如薛仁貴劉仁軌等皆與於是役。次年李勣薨，年八十六。白髮遠征，其精神之矍鑠，良可驚歎。唐之拓地海東，較漢武時爲恢廣矣。

薛仁貴名禮，以字行，絳州龍門人。（山西河津）貞觀十九年（六四五）太宗自將親征高麗安市之戰（遼寧蓋平東北）仁貴以新進驍勇爲所識拔。人才臨事方見，此類是也。高宗顯慶中嘗破契丹於黑山，（熱河林西）討鐵勒於磧北。（鐵勒有九部落，稱爲九姓，其一曰回紇。鐵勒遊牧所及，東至色楞格河，西至伊犁河，南至天山。）仁貴善射，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九姓震懾。（唐中葉以後，回紇強大，鐵勒之名遂爲所掩。）後助李勣滅高麗，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仁貴奉詔與劉仁軌鎮守其地，撫孤存老，褒崇節義，高麗士衆皆欣然忘亡。

蘇烈字定方，以字行，冀州武邑人，（河北武邑）從李靖平東突厥，又從事於西突厥。顯慶五年（六六〇）降百濟，凡滅三國，皆生禽其主。定方之破百濟，唐師乘潮而上，軸轤銜尾，仁軌征倭亦水陸兩路並進。劉仁軌字正則，汴州尉氏縣人，（河南尉氏）爲第一次中日戰爭之主將。方仁軌援新羅破百濟，倭國傾舉國精銳二萬七千人來犯唐師，時在高宗龍朔三年。（六六三）仁軌遇倭艦於白江口，（今朝鮮錦江口）四戰皆捷，焚其舟四百餘艘，煙火灼天，海水盡赤。後五年，高麗亦平。日本經此懲創，不敢再萌侵略之志，朝鮮無倭寇者凡九百年之久，誠爲國史上最光榮之海戰。仁軌爲出將入相之才，雖顯貴不自矜踞，接故舊如布衣時，洵賢將也。

唐太宗時曾有出兵印度之事，當玄奘法師由印度求法回國，太宗使王玄策使印度，由西藏經泥婆羅國，（即尼泊爾）至印度摩揭陀國，適其國內亂，發兵拒玄策，從騎皆沒。玄策奔吐蕃西部，召鄰國兵，泥婆羅王以七千騎來，吐蕃王棄宗弄讚亦以千二百人來會，玄策率之破摩揭陀兵，入其都城，擒其王，於貞觀二十二年（六四八）歸獻闕下。時唐國威遠振，吐蕃由是親暱，由今青海經西藏入印度之路，一時頗爲通行，王玄策曾三次奉使印度，立功異域，足與漢之班超後先媲美。玄策籍貫未詳，僅知其爲融州黃水縣令。（今廣西融縣）

唐之君主不僅爲中國之天子，兼爲塞外諸族西域各國共戴之天可汗。太宗嘗曰「我在天下四夷有不安安之，不樂樂之，如驥尾受蒼蠅，可使日千里也。」內地邊徼一視同仁，故邊地民族亦能感奮興起，爲國效力，一代名將，如尉遲敬德新疆人，高仙芝朝鮮人，李光弼熱河人，唐之政治所以爲後世所想望者，此其一端也。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其先出自于闐，以部爲氏，徙山西朔州，（今朔縣）後居住長安，唐代華化之西域人以此族最著名。貞觀初年突厥入寇，敬德敗之於涇陽，出入重圍，往返無礙。（玄奘法師大弟子窺基爲敬德之姪。）高仙芝高麗人，其父以將軍隸河西軍，仙芝年二十餘從至安西，（新疆庫車）開元末任爲安西副都護，天寶六年（七四七）將軍高仙芝

率萬騎自安西行百餘日經今疏勒，陟葱嶺險之冰川，而抵帕米爾高原阿母河之源，破吐蕃（西藏）大食（阿剌伯）之聯軍。英人斯坦因（A. Stein）以為中國人征服環境之能力，以此役為最，可紀念其所建奇勳，遠非拿破侖之越阿爾卑斯山所能比云。（見氏著西域史上之地理環境一文，載於英國皇家地學會地理學月刊一九二六年五月六月號。）然高氏之奇蹟終不能挽救唐代之頹勢，天寶亂後，西域及河西隴右之地均為吐蕃所佔有。漢唐盛時統治西域，皆以河西為根據地。唐代經營河西最有聲者，厥為郭元振。郭震字元振，以字顯，魏州貴鄉人，（河北大名。）官涼州都督，於河西諸郡（甘涼瓜肅）闢屯田，盡水陸之利，稻穀豐衍，牛羊被野，治涼五歲，中宗神龍中（七〇五至七〇六）遷安西都護。

安史之亂，河北淪陷，幸太原無恙，故李光弼郭子儀號得藉山西為根據，下井陘拔常山（河北正定）卒收恢復之功，而成中興之業。郭子儀華州鄭人（陝西華縣）天寶之亂，有再造唐室之功，身係國家安危者二十年。包紇寇邊，涇陽被圍，子儀單騎見敵，示以至誠，其為遠人所信服如此。其幕府六十餘人，後皆為將相顯官，李光弼齊名，而寬厚待人過之。光弼營州柳城人（熱河朝陽）父楷洛本契丹酋長，武后時入朝，吐蕃寇河源（青海西寧）楷洛率精兵擊走之。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安祿山反，郭子儀薦其能，戡定大難，李郭齊名。（天寶之亂忠臣義士如顏杲卿真卿兄弟張巡許遠輩，茲不備述）

甘肅洮河以西，曾為吐谷渾所據，唐代再度移民，名將李晟李愬，以隴西世家寓居臨潭（今臨潭縣）其最著者。晟字良器，嘗擊疊州（甘肅白龍江上流）叛羌有功，德宗建中四年（七八三）朱泚謀叛，佔據長安，晟克復首都，再興唐室。愬字元直，晟之子也。憲宗元和十二年（八一六）討吳元濟，雪夜入蔡州（河南汝南）愬入長安，市不改肆，愬平蔡亦如之，播為美談。唐代南人而富謀略者，首推陸贄（浙江嘉興人）德宗時為相，宣公奏議後世所宗，惜當時不能盡用其言。朱舜水曰「若陸宣公王文成輩，國度廣情，如指諸掌，雖健將累百，有能出其範圍者哉？」（舜水嘗有言兵法，非他，人情而已，但以人情為處即是兵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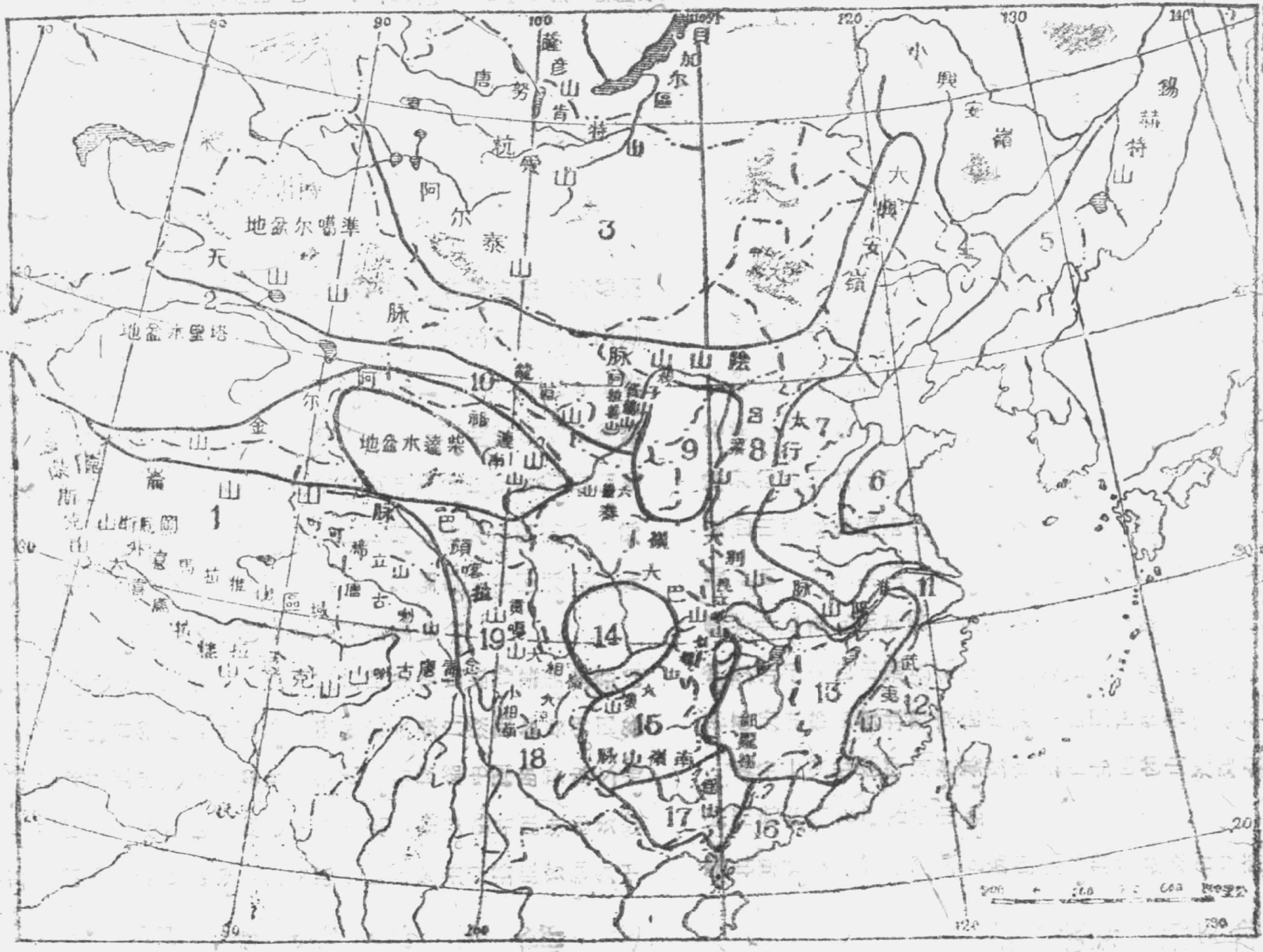
中國自然地理綱要

李四光著　張文佑譯

某一個區域裏的地形，可代表那一個區域在以往地質時代中所受的各種建造變換和侵蝕等作用的總合結果。現存地形的表徵常可作推求其地形演變的良好根據，因此在討論中國地質史之前，必需一述中國自然地理的梗概，這種步驟是最自然而必要的。因為中國地勢之演變大部分根據寒武紀以前生成的地質基礎，現存的地形雖造成很晚，但其大體仍與古地質基礎相合。

由現存的地勢講來，中國擁有東亞大部陸地，作半圓狀，圍繞着偉大的西藏高原，即世界之屋頂，那好像樓梯，向着太平洋海岸一級比一級降低。這個樓梯雖非精確的作半圓形排列，但它經褶縐扭曲破壞，以及剝蝕則按照一定方式當從中心高原下降，此樓梯便像繞核心平台一級一級的展開很顯明的，一級自中國東北部起至西南部止，包括大興安嶺太行山及貴州高原的東緣。此級之東則為一低窪地帶，松花江遼河流域華北平原，以及長江中游盆地，都歸這個範圍裏。再東行，低地的外緣，又有高地隆起，那就是遼吉東南諸山東和東南沿海浙閩粵諸省的山地。

在一定間隔的區域裏，更有東西走向的山脈或分水嶺橫着此等高低地帶，由於此等東西山脈，中國便可沿緯度分為數段。中國境內最北的東西山脈是陰山，分開蒙古和華北。中間的一個是秦嶺構成華北或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的天然界線。最南面的一個東西山脈叫南嶺，分開珠江（西江，北江，東江）與長江流域盆地。因為此等東西山脈及西藏高原的關係，中國大江大河皆由西向東流注，至於氣候的不同及其他地理情況的各異，也都受此等山脈的影響。因此，各部居民的地方觀念很濃厚，幸而中國人民在那種富於聯繫性的特殊文化之下奮鬥，才能團結在一起來。有了這個概念，吾人便可進一步討論中國各自然區域及其鄰近地帶的狀況。



1. 西藏高原　2. [illegible]　3. 蒙古高原　4. [illegible]
5. 遼吉山地　6. 山東半島　7. 華北平原　8. 山西高原
9. 陝西盆地　10. 甘肅走廊　11. 長江下游澤地　12. 東南濱海區或東南丘陵
13. 長江中游盆地　14. 四川紅色盆地　15. 貴州高原　16. [illegible]
17. 廣西台地　18. 雲南山地　19. 西康群山或中國西藏的阿尔卑斯

一、西藏高原

西藏是一個梨狀的大高原，平均高度在五千公尺以上，全部高原在各方面被劇烈褶縐的山脈圍繞着，並且有由西向東延長成彎曲排列的山脈橫貫其間，此等山列有些可視爲普通地理學中的山系，它們的地質構造，大部分尙未明瞭，高原北部的山脈走向比較多近東西，南部中的主要山脈則大致沿喜馬拉雅曲線延長。

高原北緣以崐崙山脈爲界，地勢突然降低，在北面造成塔里木及柴達木盆地，崐崙山脈的南面，有數條山脈和它平行，其中有兩條山脈，顯明的保持着東西走向，位於北面的是可可稀立山，向東延長，約與巴顏喀喇山相連，微呈東偏南走向。南面一個更高的山叫唐古喇山，更爲明顯，再向南行，還有許同是走向東西的小山脈。

西藏東高山隆起，造成高原的前緣，那些高山常被稱作「中國西藏的阿爾卑斯」，它們由西康西部和雲南西北部伸入西藏東部，初作北北西走向，到了高原境內，漸漸變爲西北，和它們有關聯的山脈，在西康東部和雲南西北部則向南北伸長。

在高原南緣西藏與喜馬拉雅山之間的界線，是由二條大部分平排的山脈構成的，在西面的是柴斯克山，西南面的是大喜馬拉雅山，東北面是拉達喀山，二山排列互相平行。在瑪那薩羅沃池附近柴斯克山與大喜馬拉雅山相連而歸併於拉達喀山。在瑪那薩羅沃池以東，拉達喀山單獨的構成西藏邊界，再向東延長至尼泊爾與西藏中間的分水嶺，於是拉達喀山向東延長的山脈，以及尼泊爾西藏間的分水嶺，便構成了高原南部邊界的中段。高原南部邊界的東段是念青唐古喇山，那是一位東北東走向的大山脈，位於白拉馬屈拉河上游的北岸。

拉達喀山以北約五十英里的地方，有一條平行山脈叫岡底斯山，大部由花崗岩構成，高約二萬英尺，寬達二十英里，在這個山的東北面和念青唐古喇山的西北面有一個山地，其北界爲阿陵岡里山脈。這個山地就是通稱外喜馬拉雅山區域，它的中段寬約一百四十英里，介於北緯二十九度與三十一度，東經八十一度與九十一度之間，高達一萬七千五百至一萬九千三百英尺。根據斯文赫定的調查，這個區域就是南面印度洋和北面內地諸河的分水嶺，全區山嶺錯縱，岩石多呈急劇和複雜的褶縐。

西藏高原南北邊緣諸山，以及喜馬拉雅山脈，在高原西端擠在一起，構成偉大的「山叢」，從西方來的興都庫什山脈，擠入這個大山叢中，再向東延長，構成一個有名的喀喇崐崙山脈而伸入西藏高原的心臟，山中石炭紀至三疊紀含化石諸地層皆呈褶縐。這個事實和其他方面的證據，表示西藏高原的歷史，比較普通想像的複雜。

高原全區雖位於一乾燥氣候之下，但高山之上仍有一些大小冰川流動，低地尙有許多湖泊存在，一般人皆認爲此等湖泊是由於河流受山坡滑下的沙土碎石所阻擋而成，雖然如此，但是那些湖泊

中仍不免有些是由近代地殼運動以及冰流造成的。

二、準噶爾和塔里木盆地

新疆省或「中國的土耳其斯坦」被由中亞細亞竄入的天山山脈分爲兩大盆地。南面的盆地就是塔里木盆地東部的大部分被達克拉馬康大沙漠佔據着。人口集聚在盆地西緣各點，尤其是在喀什噶爾河爲多。這條河是向沙漠奔流而注入塔里木河的。塔里木盆地四面都被羣山環繞着。南部邊境的崐崙山脈與北部邊境的天山山脈，在盆地西部喀什噶爾河以西合而爲一。盆地東北部的邊界有塊狀山脈叫庫魯克塔格山，構成天山山脈的東南支，東南邊界則有阿爾金山，它把塔里木與柴達木兩盆地分開。在這條山脈的中間，有一個走廊地帶，那裏鋪展着通到中國本部西北諸省的大道，玉門關和敦煌便是大道中，歷史上有名的驛站。後一個地方是以保存豐富的古代歷史文件，特別是唐朝的文件，而出名的。

北面的盆地，就是準噶爾盆地，西部與東部比較開闊，分別的與蘇聯中亞部分的吉爾吉斯和外蒙古相通。盆地大致成一三角形，東北邊有阿爾泰山。承化城便位於接近三角形北角頂的地帶。盆地的東部大部分被沙漠佔據着；但是西部却受着稀疏的北極雨澤的恩惠，而十分適合於游牧民族的居住，甚至於農業的設施。目前人口也是大部份分佈在盆地的邊緣，和塔里木盆地的情形，儼然如出一轍。從南面天山流下的河流，在沙漠中奔馳不遠便消失了。至於蜿蜒在西北部的河流，則多注入湖中。只有盆地北部中的幾條大河，向着北極地帶奔流。

前面已經講過，天山山脈從它的中段向東南東分出一支，那就是庫魯克塔山。兩山構成叉形，向東張開。重要的哈密城便位於它的東北角，被叉形山脈團繞着的區域在自然地理方面是最引人注意的。在高聳的陸塊中心有一塊方形的地帶陡然降低到海面以下，那就是吐魯番盆地，假如它有一個地下水系存在，那麼最好把它當作一個大陸中心排水區。

準噶爾與塔里木兩盆地間的交通，是由迪化通焉耆的大道維持着。迪化是新疆的省城，位於天山北麓。焉耆則位於天山南麓。這條大道橫過博格多山低處，降入吐魯番盆地，後又在塔里木盆地升起。

三、蒙古草原

沙漠和半沙漠的區域，向東展開很遠，那就是蒙古，這個遼闊的地理單位，在大體上被低錯平行排列的山脈，從新疆盆地分出來。最北面的一條山脈是蒙古阿爾太山山脈。它從遼遠的西北方竄入，向東南伸長，最後在從到蒙古的中心的地方，才消失不見。幾個山脈成一緩平的曲線與極北的薩彥山一致，向南行第二條山脈是博格多山，也是天山向東延長的部分。最南的一條爲庫魯克塔格山至蒙古草原中，漸漸沒於地下。

草原的南面界線，是陰山和賀蘭山（阿拉善山）山脈，條後一

山脈位於黃河西岸，構成綏伊克昭盟地帶（在長城以北，河套以南）和戈壁沙漠的天然分界，蒙古的東邊界線爲大興安嶺，北部邊界則爲北極寒帶圈的分界線。全部地方，大部爲游牧民族所佔據，他們住在帳幕以蒙古包裹，選擇水草多的地方駐扎，他們被稱爲蒙古民族。大戈壁沙漠多分佈在升高的盆地中，在那裏還有許多無樹平原，這些不毛乾燥的地帶愈向北愈多，也受着北極雨澤的影響。

許多小盆地生長在這個古老的，被火成岩侵入的地盤中。它雖在古代的期，曾經數度被淺海湮沒了；但是它的古地盤（大部分爲蒙古大盤）則常常露出地面，或蓋着一薄層中生代陸相沈積。這許多盆中有兩個是相當寬闊的。一個位於蒙古南部，從張家口到蒙古的庫倫的大路，便由滂江起至莫盂圖止，橫穿過這個盆地。莫盂圖[illegible]方明南和明林中途的一站。第二個大盆地叫呼倫貝爾盆地，[illegible]還寬大，伸出大興安嶺之外。大小湖泊，星散其間。盆地的北部[illegible]來都歸入黑龍江省，但是它在地理方面卻和蒙古親近。近來[illegible]的結果，這兩個盆地，大約是屬於一個大盆地，盆地中充滿了第[illegible]期的沈積物。

陸地向着「伊爾庫次克圓場」的方向開始失掉它的平[illegible]勢。在那裏一個偉大的開闊地帶被山嶽褶縐區域所替代。其[illegible]山岳：西爲唐努烏拉山，中有杭愛山，東爲肯特山，這個褶縐山[illegible]部，大體與薩彥山走向一致。當它向東延長時，成東南走向。在色楞格河以東，薩彥山脈折向外貝加爾湖，成東北走向。再東行，則與東偏南走向的肯特山一致。

在唐努烏拉山，向北微凸部分南麓，有科布多盆地，山之北麓，則有唐努烏梁海盆地，大致成三角形。眞正的薩彥山在此盆地以北，才顯著成山。通體言之，這些山脈形成蒙古和西比利亞的天然界線，北極和寒帶分界線也位於此等山脈中。

四、遼吉黑平原

前面已經說過，蒙古高原的東部邊緣降入東三省是低下一大級的。這塊低地在大興安嶺之前分向東北和西南兩方向延展，可以叫做遼吉黑平原，像華北平原那樣平坦。精細調查這個區域，便可發見那塊肥沃土地，是被一個不甚顯著的界線，分爲兩區。南區被遼河和它的支流灌溉着，北區則有松花江；它在同江附近流入黑龍江。這兩個區域支持着東三省大部分農民的生活。

遼吉黑平原的北界，是天然的被西北東南延長的山脈劃分出來，這些山脈總名之爲小興安嶺，這些山脈向西南方向逐漸降低，至松花江西岸而完全不見。向東行則山脈愈向東北愈多，而構成遼吉山地的北界，這些山嶺並非連續山脈，被在伯力附近流入黑龍江的烏蘇里江所隔斷，伯力和同江都是黑龍江下游的重要商埠，在夏季它們是繁盛的航運中心，但是到了冬季，水道則被冰封鎖了。

五、遼吉山地

遼吉黑平原以東或東南地帶，幾個的逐漸向東和東南兩方上升。山地的西界，大致可由連接哈爾濱，永吉和瀋陽的一線表示出來，比較高的地方位於山地的東北部。在哈爾濱至海參威鐵路以北的地帶，一般的可以當作一個升起而被削蝕的平原，及至那段鐵路以南，則羣山聳立頗高。它們的最高點是在朝鮮北部邊界的長白山，古滿州民族的英雄曾經在那裏居住過。再向南行，高聳的山峯逐漸變爲廣袤，削平的古陸，愈向西南愈爲低狹，而構成遼東半島。

六、山東半島

山東半島位於渤海灣口的南岸，它和對面向南突出的遼東半島儼如一對鐵鉗；這種排列，從軍略上和商業上觀點視之，是特別有重要的地理的意義的。它們確實可以決定華北的命運。

山東半島沿岸有三個重要的商埠，北邊的是芝罘，橫過散佈着廟列羣島的狹窄海峽，可以直達與大連南面鄰近的旅順港，若更進一步的開發港口，則其在山東半島的地位，便可與遼東半島的那兩個港口抗衡，離山東半島尖端不遠的就是威海衛港，第三個港口是青島，位於半島的最南部，在三個港口中是最重要的一個，祇有一個幾乎緊閉的海灣（膠州灣）和港口工程天然便利外，它還有膠濟鐵路與內地相通，且在山東省省會濟南與南北馳行的津浦鐵路接連。

山東的半島在自然地理方面與遼東半島相似，向北奔流的膠河和濰河把半島地帶從魯西大陸分出來。這塊古老削蝕的山地，在北部被那有名的泰山裝飾着；至於南部則構成幾個小盆地，一般的趨勢它們愈向南愈低，直至江蘇北部爲止，在那裏古陸盤是被那沿着黃河故道的沖積層掩埋着。

七、華北平原

遼吉黑平原在渤海灣中一度沉於海下後，即向西南延展，造成更寬廣的華北平原，包括河北省全部，山東西部，河南大部分以及安徽北部。最後的一個地方和江蘇北部構成這個大自然地理區域的一小部分，或其向東南的伸出地帶。這個華北平原的東南區有特殊的地理情形。它既受着黃河下游的影響，並且又常被淮河氾濫着。淮河發源於秦嶺東段而流入鄰近東部海岸卑濕地帶中的湖澤裏。因此，華北平原的東南延展部分，可以叫做淮泗沖積平原。這是唯一的華北和長江流域的地理情況的交匯地帶，特別是在雨量方面。其他沿着秦嶺山脈的地方，若山南與山北的自然狀況和氣象是截然不同的。

淮泗區域的南緣與華北平原的東南部界線相合，大體以淮陽山脈爲界。淮陽山脈向南突出成一弧形，它是由較低的山叢構成的，兀立於沖積平原上的，東端多半高出海平面二百公尺以內。張八嶺在江蘇滁縣城北（約在北緯三十二度二十分，東經一百八十度二十分處）以連續的狀態向西南延長，並逐漸升高，直入安徽西南部，與霍山相連，高度達一千公尺以上。此後這些山岳便漸漸和緩的轉

向西北與介於北面河南和南面湖北的大別山相連，這個在地質書籍中被稱為淮陽弧形山脈，實際上就是秦嶺向東延長的部分，它的詳細情形將在討論中國構造型式時，再為說明，現在所要指出一點有意思的事實，那就是長江下游的曲折河道，主要的受着淮陽弧形山脈走向的支配。

前面已經說過，大別山是秦嶺的東段。這條山脈和它向西延長的部分，是華北平原和長江中游盆地的分界，長江中游盆地是一個和華北平原和遼吉黑平原性質相同的地帶，嚴格的講來，大別山並不是一個介於華北平原和長江中游盆地的連續界線，在它和秦嶺主脈相連的地方（約在東經一百二十度處）有一個缺口存在着，那就是南襄夾道。中國南北間的交通賴這個孔道得以維持，這個夾道以及淮河沖積平原的東部，構成了有特殊趣味的地理形勢。歷史上中國北方和南方間每次鬥爭皆扮演一個由北向南侵入的結局，那兩個地點往往是受攻守最劇烈的地方。

現在把我們的注意點轉到華北平原的西界，這個問題的討論，自然的可分兩部分來說明，第一先討論河南西部，那裏的山脈，可分為兩系，南系中最主要的是伏牛山，向東偏南延長。它們在南陽和方城的北面突然消失，構成秦嶺中段的斷尾。北系包括熊耳山和崤山，大致成東偏北走向。這兩個山系在陝西省南部，西安以東分支，這些支脈的東端，構成河南境內華北平原的西界（包括黃河以南，秦嶺以北的地帶）這整個的區域在中國歷史上叫作「中原，」因於它居中的位置，所以它對於那些企圖統治全中國的人們是勢所必爭的。歷史清楚的記載着這塊地方又是中國人民的中心地帶，並且它們的文化主要是沿着全國第一級地勢的諸平原，分向東北與西南方向傳播，然後佈遍全國。

華北平原西界的北段是太行山，也就是山西高原的東緣，從黃河的肘節狀的急劇折轉處起，太行山脈初向東偏北延長而變為東北走向；它再轉向北面繼續延長至相當距離，及至河北省西北部則又轉了一個彎，而折向東北，最後它與熱河南界諸山相連。長城的東段就建築在這些山脈上。如此，則廣大的華北平原，除與渤海灣接界的部分外，幾乎全部被山岳圍繞着。平原中有一個很大的區域，被那時常改道的黃河和其他淺河沖刷着。

八、山西高原

恰好和遼吉黑平原，向西升高大興安嶺一級，而達到達蒙古高原一樣，華北平原也沿着太行山而升入山西高原。實際上，太行山代表着山西高原的一個變相的邊緣，因此，應視為山西高原的一部分。山脈的東南段和中段比較簡單，至其東北部分，則變為組織複雜的山岳，就廣義上說來，那段山脈就是所謂的北平西山，再向東北延長與南口山岳和熱河邊境的諸山相連。

山西高原的西部邊界是呂梁山，它來自陝西中部著名的龍門

峽，跨過黃河，成不顯著的山勢，作東北東走向，自此以後，它就折向東北，再轉為北北東，幾乎和太行山平行。當它向北延長時，山勢便增加，變寬同時升高。山的東北段和平行它的高原的東緣一樣由北北東折轉為東北。這個山脈經過著名的雁門關口與五台山和恒山相連，最後在河北西北部和察哈爾東南部的山岳中與太行山的北尾匯合。呂梁山脈也可視為山西高原的一部分；它的東坡甚為陡峻，西坡則較為平緩。

汾河所流經一個狹長的地帶低陷於高原的中部。這塊低窪地帶，就是所謂的汾河盆地；由黃河肘節彎曲附近，伸至山西省省會太原以北，作北偏東走向，換言之，它就是沿着呂梁山南段的走向，由汾河盆地再向北行，山西高原的中部低地，可分為三部，構成三個小盆地，西北面的叫寧武盆地，北面的叫忻州（忻縣）盆地，東南面的叫平定盆地，最後的一個位於高原的東部邊境，有鐵路橫貫其間，它在三個盆地中雖是最小的一個，可是它的出產煤鐵的悠久歷史，使它在古時，就很著名。

如此，山西高原在大體上，可分為三個單位：東南台地，中央盆地，以及西部和北部向黃河傾斜的山岳地帶，黃河由北向南流穿過它，大同盆地位於呂梁山之北，保德縣則位於山之西北，那兩個地帶可視為由西高原分向北方和西北方延長的部分。由於煤的儲量豐富和在華北全區，佔居高臨下的地位，山西省在中國，特別是在華北，佔據着一個地理重要性不可忽視的重要的地理地位。

九、陝西盆地

呂梁山脈漸漸向西面低入一個廣大的，升高的平原中。這個平原是由一個填滿很厚沈積物的盆地發展而成的。這個高升盆地的表面和山西高原一樣高。它雖叫陝西盆地但是實際上它却向西北伸入綏遠伊克昭盟地帶境內，向西面展至甘肅東部。六盤山或叫作隴山，（在東經一百零六度處）向南北伸長構成盆地的西界。六盤山向北延展，以不連續的狀態，與黃河上游西岸的阿拉善山或賀蘭山，以及東岸的棹子山相連，再向北行便是狼山它的北端，曲向東北與陰山西尾相連。

盆地南部有渭河和它的支流流經其間，支流中最主要的是涇河與洛河，這個水系所流經的南區，不如西北區乾燥，後者實際上是一個半沙漠地帶，每年雨量在十六英寸以下，這個盆地中有大量的煤藏，但煤層常深深的埋沒着，石油石膏和鹽也有，可是它們的商業價值，仍屬未定。

十、甘肅走廊

在六盤山以西展開着一個入口頗多的三角形地帶，南面以沿着秦嶺北麓奔流的渭河上游為界，西北以向東北迂曲的黃河上游為界東面則有六盤山，在甘肅省會蘭州之北。一條狹窄的土地沿着高聳的南山山脈的北麓伸展着。從高山流下的河流和小溪，大部是

由冰雪融化生成的，從前中國人利用它們當作開發中國和中亞間的唯一的交通路線，可是那些河流向東北流入沙漠地帶，即寧夏省，在不遠的地方便乾涸了，大路穿過走廊地帶向西北伸長着，一邊是龍首山和沙漠，另一邊就是牆狀山岳，一聯串的古代和近代的城市，造成沿路的驛站。

這條大路在走廊的西北部的安西分叉，一條支路向西伸長，經過敦煌和西陲著名的前哨地玉門關，而進入新疆南部的沙漠地帶，在那裏維布諾爾便靠近路邊。另一條支路，則向西北通哈密，以達新疆北部。此外還有一條爲現代旅行家所屢經的大路，不經過走廊，而從綏遠的百靈廟（約在北緯四十一度五十分和東經一百十度二十分處）起始以達陰山之北。它在沙漠地帶向西延長，經居延，而到哈密。由於平綏鐵路（北平到包頭）的便利和汽車運輸的發展，這條北路最近的將來在中國內地和新疆省的交通上，大概將被認爲比較重要的。

十一、長江下游澤地

在入海以前，長江流經一個時被稱爲『揚子三角洲』的地域。這個地區雖大致成三角形的低地，但非眞正的三角洲。它的地文演進史清楚的證明三角洲觀念本質的錯誤，土地的肥沃和從上海商埠及別的小中心所興起的工商業活動和發展，使這個區域在今日中國經濟生活方面格外的重要。隨着新興商業的影響，展開了一個在中國正統文化不調和的前途，實利主義的粗糙典型迅速的生了根，並且還有瀰漫到內地的趨勢，內地原有文化和外來侵入文化間的衝突是可怕而又悲慘的。

因爲在平原上有突起的低矮山脈的存在，卽寧鎮山脈，很難劃出一條清楚的界線，來規定這個地理單位的範圍。雖然如此，淮陽山脈向東伸出的部分，如滁縣以北的張八嶺，便在長江北岸代表着一個顯明的界碑，只要從南到北穿過張八嶺，我們立刻發見顯著不同的情況，特別是淮河沖積平原。這個區域的南界可沿着構成安徽南部和浙江北部風景區的低山北麓追蹤出來，天目山是這些風景優美的低山中最顯著的一個在安徽南部蕪湖商埠以上，長江河口通海的諸現象，就能眞確的感覺出來，所以那個地方便可以當作這個假三角洲的頂點。圍繞着杭州灣的低地按理也應視爲這個假三角洲向南伸出的部分。

在這個區域內湖沼是相當的多，其中以太湖最大，並且是最重要，稻耕和絲業一向是那裏居民的經濟生活的主要職業，但是後一種實業因爲近來外國競爭的關係，遭受重大的損害，巨量輸入的絲品和人造絲掃蕩了本地絲業的大部分，上海市暫置不論，這個區域和中國其他各部分比較，早已負有豐饒的盛名，卽使在現在情況之下，仍然保持着這個地位。

十二、東南濱海區或東南丘陵區

在劃分長江下游澤地邊界時，已經提到浙北和皖南諸山，這些山岳大致向西南延長。在浙江省境內，那些山多少的繼續向福建伸入，大致爲東北走向和海岸並行。除了向東北奔流而注入杭州灣的錢塘江以外，這個區域裏面所有其他主要河流，皆流向東南，橫穿界內地質構造線分別的流注入海。

從這個可屬於「假利亞斯式」（Pseuds—Iias type）海岸向內地走，山勢漸漸增多，這些山岳堆積成武夷山或杉嶺的長大山脈，構成長江流域和這個濱海山岳區的天然分界。武夷山的大致走向，像濱海地帶中的次要山脈一樣，也是多少和海岸平行的。這些自然的特點在人文地理方面特別的顯著。雖然居民現在受着那普通所熟識的中國文化的影響，他們仍然說着彼此幾乎不懂的多種方言，這些方言對於那些說國語或普通話的人，也是聽不懂的。在地層和地質構造方面這個區域的特點更爲明顯。

＊Rias式海岸，乃水深而兩岸斷崖絕壁，外形呈三角狀灣入之海岸，由地殼破裂之地形如河谷等，被海水淹沒而成，與地層褶縐走向相交。

十三、長江中游盆地

一個與華北平原和遼吉黑平原同類的地勢，在秦嶺之南，長江中游澤地展開着。這個區域包括兩個湖沼盆地：洞庭湖和鄱陽湖，以及其鄰近地帶，它奄有湖北，湖南，江西諸省，及安徽省南部，在華中構成一個廣闊的低地，西面對照着貴州高原的東北突出部分，東南則有東南山區（浙閩粵沿海山地。）秦嶺東段，包括大別山和淮陽山脈，橫亙於北；南嶺山脈突起於南，構成本區與南部濱海省廣東的天然分界。

沿着盆地西緣的地勢，有一個突然的改變，低地驟然緊接着就是很顯著的高原和山岳，長江在湖北西部穿過這些山岳，造成非常華美和壯麗的多洞山峽。相類似的小型山峽在湖南西部也被河流造成，如流入洞庭湖的沅江上游，即有許多山峽。在安徽南部和江西東南部，丘陵起伏，入東南山區（浙閩與沿海山地）山勢則增高和變寬，至武夷山和杉嶺，而達到最高點；構成長江中游盆地和中國東南濱海區的天然分界。

由地質構造觀點言之，長江中游盆地，確爲華北平原向南展出的部分，可是兩區中的地形以及地文情況，卻有顯著的不同。華北平原是一個單調的平原，到處被覆着黃土。各地在夏季多暴雨，於是在華北平原中奔流着的淺河，常在夏季發生氾濫，並且多數在冬季幾乎變乾。

這些情況在長江中游盆地，是不重演的。全區的高度中等，丘陵和湖泊星散各處，約爲華北黃土相當的表面壚坶沉積物也甚多，但它分佈情形則遠不及黃土寬廣。除了六月和八月伴着季節風而來的兩個雨量最高點之外，在深冬尚常有一個較小的雨量最高點，在

本地頗為複雜的地形條件下，所發展出來的綜錯的水系，常常暫時匯積在湖澤裏，但其中過剩的水量常由與湖相通的大河排出去，只有在特殊的情形之下，過剩的水量，才會發生汜濫的災害。

長江中游盆地被那些隔離流入洞庭湖和鄱陽湖諸水的山嶽分為兩部，那些山嶽中最著名的是九嶺山，武功山，萬洋山和諸廣山構成江西和湖北，湖南的省界。但它們並非一個完全的天然屏障。江西與湖南間的自由交通，是沿着那些山脈交接處的山谷而發展。

另外一些不規則的地形是幾個重要山谷的發育所造成，在長江中游盆地的西北部，漢水自秦嶺中段南麓流來，河南的山地構成漢水與長江河谷間的分界。這個盆地在湖北西北部，主要的是由兩條走向東南的山脈所構成。北邊一條比較次要，最高峯是武當山，南邊的一條，則為大巴山山脈。

在盆地西北部，從西面流入洞庭湖的資水和沅江上游，是被雪峯山分隔着。同樣，從南面流入洞庭湖的湘江和瀟水，則被北北東走向的陽明山和大義山隔開。

在所有流入鄱陽湖的河流中，從南面流來的贛江是最大，而又常可航行的。汝水和上饒江從東南丘陵地帶流下；袁水，錦江和修水則來自西方。江西與湖南間的大道，就是沿着袁水河谷，因為在萍鄉有一個有價值的煤田，所以沿着這條大道，建築了一條鉄路（即浙贛鐵路）一端與粵漢路連接，另一端和滬杭路接衔。

十四、四川紅色盆地

溯長江而上，在湖北西部，宜昌城的西郊，就可以遇到長江中游盆地的西界，長江中游盆地中的丘陵和平原至此而為高山所代替。長江穿過此等山嶽，切成許多絕壁的山峽。那些被稱為長江峽山是向東北延長，與大巴山東端的伸出部分相連，向西南延長則與來自貴州東北部和湖南西北部的山嶽相遇。一個由紅色岩層所構成的大平原在長江峽山以西的地方展開着，這就是有名的四川紅色盆地。這個沈積着新地層的大盆地，在某種意義上，可認為與華北的陝西盆地相當。

本盆地的形狀大致為三角形，四面有高山圍繞。大巴山在東北面，秦嶺在北面和西面，大相嶺，小相嶺和大涼山在西南面，大婁嶺和七耀山在東南面。實際上，大婁嶺和七耀山構成貴州高原的西北邊緣。中國再沒有其他地理單位，像這個盆地被天然的地形劃分得如此清楚。

長江上游在雲南北部邊界，轉一急彎後，即由西南方流入本盆地中。它沿着盆地的東南邊境奔流，至萬縣而越出盆地之外。萬縣是一個位於長江峽山西麓的城市，許多河流由北向南流入長江，較為重要的河流中，有岷江。它的源是在盆地西北邊境的松潘縣內，經四川省會成都而向南流。有三條主要的河流穿過盆地的中部：涪江嘉陵江和渠江，這三條河皆從北向南流，在合川附近匯合為一，匯合的

河水，流經二段距離後，在重要的重慶市附近流入長江，重慶是沿長江的最後一個內地船舶中心。

盆地中丘陵隆起，大體由東北向西南延長。在盆地的西部和北部山嶺較多，使紅色盆地著名的煤鐵和石油常伴隨着這些構成背斜的山嶺生長。在天然富源方面，華南各省沒有一個是能和這個盆地抗衡的。

十五、貴州高原

反對着四川紅色盆地的下流地帶，貴州高原在東南方升起。若將紅色盆地與華北的陝西盆地相比，則華南的貴州高原便可以與北方的山西高原相當。貴州高原以繼着的地形，低入長江盆地，若將這些地形延長，雖大致在一線上，且可與太行山和大興安嶺相當。可是它們不如北方相當山脈那樣簡單和顯著。

高原東北部多山，至中部山勢則驟然散開。南部以南嶺中段為界，與廣西台地分離。西南則有升起更高的中國西南高地。

像在山西高原一樣，在貴州高原中，煤田也分佈很廣，但最大的不幸，就是因為煤層很薄，僅有少數煤田可以開採。

十六、南部濱海區

廣東省自己構成一個地理單位，被一組特殊的條件區別出來。它因為南嶺山脈，而由長江中游盆地劃分出來。南嶺在廣東北部邊境的一段叫做大庾嶺，這條山脈又是劃出兩個氣候帶的界線：由北溫帶氣候流行着，山南的氣候，幾屬亞熱帶。本區西部是被連縣境內山岳，從廣西台地劃出。在某種關係上，廣東省東部與東南濱海區的南部，即福建省相似，也有些顯著的不同。

本區內有三條大河流：東江，北江和西江，後一條最大。廣東省的北部和西北部，地勢很高，向南行則趨於卑低，在廣東省會廣州附近展開一個沖積平原，表示一個三角洲的存在，經詳細的調查，則證明它不是一個真正的三角洲。另外一塊低地構成廣東省西南部，包括雷州半島在內。

海南島的氣候幾近熱帶，島內山地仍在土人手中，僅沿海地帶被開發了。在廣東省將來的發展中，島中農產的富源，在經濟方面似很重要。

十七、廣西台地

廣西和廣東被西江接連着，因此就人文地理觀之，它多少的受廣東的影響；但是廣西地勢較高，並有一個完全不同的風景。由梧州向西，台狀地帶富厳豎着奇異的石灰岩尖山山叢，有些地方還種森林，或喀斯特非常豐富。它們常像中國花園中的大塊假山，那樣絕美。中國畫中一些傑作，大約就是導源於這些大自然的珍品。

南嶺山脈沿湖南西南部和廣西東部交界處，轉了一個急彎。在那裏的那段山脈叫作都龐嶺，幾乎是向南北延長。撫河或桂江以及湖南的湘江，構成一個連接西江和長江河谷的水道。撫河在東面的

部麗嶺和西面的徭山之間奔流着。徭山由南北北東向南南西延長約一百五十英里。它大部分仍然被徭民居住着，這條特殊的地形代表着一個微小的階級，廣西東部便是經過這個階級，升入內部的和真正的台地。徭山走向，大體上與貴州高原東緣，長江峽山東麓，太行山和更北的大興安嶺，落於一條線上，這是一件有意義的事。雖有東西山脈如陰山，秦嶺，南嶺等的干擾，但是廣西境內的徭山，在地質構造上，仍與大興安嶺，太行山，貴州高原東部遙遙相應，並構成這條構造線的最南端。

南嶺中的高山，作近乎東西的延長，構成廣西東北部的邊界。它們向東伸出，在都龐嶺開始出現的地方，發生中斷，在西段南嶺的中部和都龐嶺接銜處，我們又可找到一個，比構成華北到長江中游盆地通道的「南襄夾道」還狹窄的缺口。這個缺口可自然的叫作「湘桂夾道」，同樣也是長江中游谷地，和中國西南部之間最天然的通道。

南嶺向西逐漸減低，並且趨向於西南西走向，構成貴州高原的南緣。再向西，廣西台地則消溶於雲南東部高地之中，貴州高原也是如此。

在廣西的西南部，有一個很大的盆地，邕寧（南寧）就位於這個盆地的東北部。中等高度的山脈，把這個盆地從中央台地分出來。此山脈向西北延長，越過武鳴縣境；向東南則與廣東靈山縣境內諸山相連；從此以後，它又伸入廣西東南部，構成勾漏山山脈。

台地中部被由北向南流的柳江，和來自西北方的紅水河穿過。位於柳江中游的柳江縣城（柳州）在人文地理方面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地方；它清楚的表示着，一面是長江和中原，與另一面的西江或廣州的交匯。

十八、西南山地

雲南山地的特點，就是高山或高原，常被急湍的河流很深的割切着。西北部的山岳多高出雪線以上，那裏有怒江（薩倫河）與瀾滄江向南奔流着，那些山岳，適當的可以當作「中國西藏的阿爾卑斯」向南伸出部分。雲南地勢向東南方向逐漸減低，甚至最後變為開闊的平地和局部的盆地。但在雲南的東南部，也有山脈存在，哀牢山便是其中最顯著的一個。哀牢山緊隨着紅河的東南岸延長，並馳入越南境內。在金沙江或長江上游與紅河之間的分水界山脈是被橫切着。這些橫谷之中，常有一個位置很高的湖泊，由於這些和其他方面的事實，已經表明金沙江大約首先是向南流的，而不是像現在的轉向東流。現代本區地盤比其他各地曾經有一個顯著的上升，這大概是很少有疑問的。伴隨着上升，於是發生了部分的陷裂，陷裂的地方大約就是湖沼所在的位置。

因為位置很高，雲南全省享的氣候很舒適，並且它在天然資源方面也比較富有。山居民族仍然組成雲南人口中的一個主要部分，雲

南的文化情形和長江中游上游各省，實際上是同一的。

十九、西康雪山或「中國西藏的阿爾卑斯」

在這個廣大的山岳地帶中，所作的調查仍然很少。山脈一般的皆向南北延長。例如，其中位於康定（打箭爐）之西的大雪山，就有永久的積雪和冰川。貢噶山達到一個約七千五百公尺的高度，有一條山路，由四川紅色盆地起，經康定（打箭爐），理化（裏塘），巴安（巴塘）通至西藏高原，這是中國本部與西藏間的最重要的通商大道。

有史以來的中國

簡單的說明以上所述諸自然區域，對於人文地理的影響來結束本章，或為一有趣味的事體。上列的自然分區，除兩個以外，大體皆與政治分區相合。那兩個不相合的區域：一個是江蘇，另外一個便是安徽，在劃分這兩個省界，以使某些自然的便利和不便利相互抵消，似乎曾經很費斟酌。

單由自然地形的研究入手，就可使人發生疑問，為什麼佔有一個廣大面積和諸多不同的地理單位，能合在一起構成一個單一的地理整體？現在中國構成一個地理整體的事實，經羅克斯拜（Prof. P.M.Roxby）教授詳細的討論過，他曾經流暢而有力的解說，一個文化的結合如何克服天然的障礙。中國文化沈靜而又穩定的布遍全國的步驟，則須待地理學家和歷史家去解決。

任何國家的奠基和發展，恆屬一複雜過程，中國亦不能例外。以下我們只能述說一些，闡明中國發展為一個地理整體的主要事實。

中國內的考古學研究，已經發現很多材料，包括箭鏃石斧和有花彩或索印的陶器。仰韶時期的文化遺跡，在中國西北部和華北中部分布很廣，在遼寧也曾找到。此外，還有另一種以黑色薄陶器為特色的文化遺跡，曾在山東發現。因為它是在濟南附近的龍山發現的，所以叫做龍山文化期。現在的發掘，證明仰韶期文化老於龍山期，它們大約都是屬於新石器時代末期的。

近來中央研究院李濟博士指導之下，在河南北，安陽縣境內，進行有系統的發掘，已經測定商朝或銅器時代人民的首都。在已經掘出大量的古物中，有許多是載着巫卜遺跡的骨塊，甲骨上往往刻有字跡，證實那些至今為歷史家們，所認為可疑或荒誕的歷史記載。獸骨遺物中的水牛，犀牛（？）和象的骨角，似乎表示華北從前的氣候，比現在的潮溼而溫暖。此外，則沒有確定的根據證明自然地理的狀況有很大的差異。

那是真實的，原始的中國人是住在中亞細亞，後來才經甘肅走廊漸漸遷徙到華北。周起初建國在中國西北部，後來勢力膨脹，變為一個統治整個華北的朝庭；這是中國人團結的第一個階段，聯合成為一個民族。後來皇帝的封建權力漸漸衰落，對於所封各國諸侯變為有名無實的統治；在春秋時代，西曆紀元前四五世紀的時候，各國

諸侯往往反抗王室，並且彼此之間，常互起戰爭。周朝皇帝中有一個差不多和中世紀統治基督教國的教皇相似的地位。至戰國時代，西曆紀元前三世紀的時候，這個紊亂達到極點；那時七個大國吞併了所有的小國，並且實際的脫離了皇帝。現世界所特有的「列强」在整個意義上，眞是發展無遺了。古式兵器的發展和政治聯盟的策略，是那時七雄的主要事業。最後，維持均勢的政治聯盟失敗，於是戰爭便掌握了那個時代。這種不顧死活的鬥爭所在的區域是在華北和長江流域的一部分，其面積約與中歐和西歐相等。

秦始皇以勢如破竹的軍事勝利和極端專制的統治，不僅滅亡了華北和長江流域的諸國，並且建立了一個大帝國，實際上包括了現在中國的全部。（西曆紀元前二百二十一年）因爲暴虐無道，秦朝不到三十年就亡了。從那個時候起始，民族的自由遷徙，促進了文化的散佈，因而堅定的加强全國統一的影響。以後的漢朝統治，約五百年始滅，它有充足的機會造成下列的發展：使中國構成一個地理整體，改良以前文化成爲後來文化的基礎。

中國結合的過程曾爲一些地理形勢所促進。最初鬥爭的焦點在黃河流域中部，它是中原的鎖鑰地帶，這個區域又是中國遠古文化長成的地帶。中國民族和他們的文化，便從這個區域沿着華北平原，向東北和西南發展。在漢朝初年，西曆紀元前一世紀以前的時候，他們就達到遼吉黑平原。同時，他們越過淮河冲積平原，發展至長江流域，向西南擴張，大部經「南陽襄陽峽道」跨過秦嶺，後來又由「湘桂峽道」而穿過南嶺。

遼吉黑平原，華北平原和長江中游盆地，合成爲新華夏式大向斜，這個地方就是中國民族和中國文化的發展區域。此後他們再向南方和東南方推展。因爲漢朝以後的政治變動，這種統一趨勢的進行，常常遭受阻礙。三國（西曆三世紀）和五代（西曆九世紀）的時候，中國被那些相互敵對的統治者大致沿着天然界線分割爲數部，在割據國家的統治者之間，發生不斷的鬥爭。每次這種分裂鬥爭局面的存在，只約半世紀。

從北方來的侵襲，還引起另一種紛擾。一個大致從東北來的侵襲在晉朝（西曆第五至第六世紀間）發生。整個華北，（秦嶺以北地帶）實際的被東北方的侵入者所割據，脫離了敵對的南朝的統治。以後另外一個又是從東北來的侵襲者是遼金民族，那時約在西曆十二世紀至十三世紀之間，金朝在華北建國，秦嶺就是它的較爲穩定的邊界，可是它對南宋軍事的暫時勝利和失敗，常使這條界線來回移動。

南宋和金朝之間的長期鬥爭，使雙方消耗盡竭，以致最後它們都受了蒙古人的強力攻擊。蒙古人從草原上竄入，與南宋合力先擊破了金朝後再滅亡了南宋。這是中國有史以來唯一的一次，全國淪在那沒有憫恤心的外族統治之下。這個統治的經過將近一世紀而

修了，（西曆十三紀至十四世紀），接着就有中國民族的全部反抗力，於是明朝興起，約至十七世紀而亡。

滿族來自東北方，約與外族侵入相似，但是他們統治中國，却太像和漢人一樣，所以他們不能歸納和蒙古人一樣的範疇裏，滿清政府在政治權利方面，對待漢人和滿人雖有差異，以及對外交涉的無能和失敗，而引起一九一一年革命的爆發。革命運動從華南開始，以卓越的聲勢向北方推進。全國人民的民族自覺意識，從來沒有像在現在這種極端嚴重情況下，所激起的那樣強烈。

從單純的地理觀點講來，歷史的記載很清楚指出，漢朝以後在紊亂的期間，偶有政治大權的鬥爭，不是以北方為中心，就是以南方為中心。南北兩方達到勢均力敵，結果就產生一個暫時的平衡。隋唐便是北方勢力統治的地方。當蒙古與滿清來自北方勢力統治中國之後，就要一個南方勢力的反抗。存在蒙古和滿清侵入之後的反抗勢力，不僅來自南方，而且來自中國長城以南的幾個地域區。最後一個永久穩定的和平，只有在中國整體自然區域南北兩方等合為一體的時候，才能得到。

（本篇譯自李氏著中國地理學第一章中國之自然區）

再論大學格物義

錢穆

曉峯吾兄大鑒：即日得李絜非君轉下習謙君評拙稿大學格物新釋，至感推意。弟平素不樂輕率對別人批評自己文字作公開之答辨。緣有時文論大意，早已在原文中說盡，若讀者看了答辨文字，還看原文，依然是這些意思，依然是這些話，則何必多此一番筆墨，惟念思想與時代中，商榷學術商兌之一門，今因習謙君此文，開此一欄，亦殊值得。惟習謙君文中並無一語有與弟商榷之意，若弟徑直撰文向習謙君作答，似乎唐突。若習謙君作一文評弟，弟再作一文評習謙君，更覺不妥，因此弟只將要說的話約略說在此函中。

訓詁明而後義理明，此乃清代乾嘉學者之一種標語，實從顧亭林經學即理學也一語脫胎而來。惟乾嘉學者真能以訓詁發明義理者亦殊無多。若晦菴陽明訓格物，自然各有其特到處，惟同求之大學原義則未必如此。弟前文用意，仍承襲乾嘉訓詁明而後義理明之說，以求探得大學之本義，而當時為文僅求自圓己見，有許多舊說略而未說，今試乘便補述一二。

顧亭林日知錄卷六有致知條云：

致知者，知止也。（原注：廣經文增傳以知止三節，今人誤認為格物傳。）知止者何？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是之謂止。知止然後謂之知至。君

臣父子國人之交，以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之謂物。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昔者武王之訪，箕子之陳，曾子子游之問，孔子之答，皆是物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惟君子爲能體天下之物，故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記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

以格物爲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則末矣。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

聽訟者，與國人交之一事也。

此條所論致知即知止，大體上與弟前文立意甚爲脗合，其釋格物，謂是君臣父子國人之交以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此與弟前文釋物爲射者所立之位，似乎不同，其實仍是一致。弟文本言物猶言法則準則，在外爲標準，在己爲地位，此指其通誼言。射者所立之位則指其專誼言。兩誼通假，弟文詳說之，而亭林之文則簡言之，故僅說其通誼立說也。孟子「萬物皆備於我」只有將物字如此解始得眞誼。孟子又云，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我固有之，此即萬物皆備於我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亦只有將物字如此解始得眞誼。庶物即是萬物，而此萬物庶物實非鳥獸草木動植飛潛之物，至言有物而行有恒，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諸語，亦只有如此解始可通，故知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則乃並行字，決非有一物必有一則之謂，趙岐注孟子謂，

天生衆民，有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

焦循正義云：

詩傳：物，事，則，法，天之生衆民，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其情有所法，謂喜怒哀樂好惡也。然而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有美德之人。（按以上乃毛傳鄭箋語）趙氏義與毛同。趙氏旣以法釋則，又以有物有則爲人法天，是以有物指天，有則指人之法天，蓋亦如箋物象之說。性爲天所命，性之有仁義禮智信，即象天之木金火土水，故以性屬天，以六情從五性，是以人之情法天之性，即前性善勝情，情則從之之義也。

據此知兩漢經師如毛公鄭君趙君，皆不以常解訓物，有物有則之物，依然是萬物皆備於我之物，各家義訓雖有出入，通觀大體依然昭著。至朱子注孟子，始稍變古訓，謂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然朱子語亦仍有檢制，耳目父子僅就人身人倫言之，亦尚不泛指天下萬物如常解也。

今再論朱子格物補傳，即凡天下之物而格之之物字，其實朱子原義，恐亦不是要如陽明之直格庭前竹子，亦並不如今日科學家言之窮格物理，此層弟原文頗嫌未加分說，茲再拈出論之。依朱子大學章句經文致知在格物，注云：

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

此則朱子明白訓物爲事，後文格物補傳所謂即物而窮其理，即凡天

下之物而格此謂物字，均已闡釋在前，故不再說。陽明之庭格庭前竹子，明是誤會朱子之原意，此層所係甚大，陸桴亭思辨錄，曾有論及，其云：

予少讀朱注，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竊疑格訓至，物訓事，則格物當爲至事，乃於至字上又轉出窮字，事字上轉出理字，似屬支離。及後讀隨事精察之言，不勝恍然。乃知格即精察也，物即隨事也。知隨事精察之爲格物，則窮至事物之言不嫌其爲支離矣。（思辨錄輯要卷三）

桴亭此條，扣緊朱注物猶事也一語，發揮朱子原意極爲有功。故桴亭又謂：

格事理易，格物理難。先儒有做格物工夫，卻先於一草一木上用力者，只這念便與身心隔涉，安能入聖賢堂奧，此陽明庭前竹樹之說，予所以謂其認錯。

又曰：

陽明……格庭前竹樹……此禪家參竹箆子之法，非文公格物之說也。陽明自錯，乃以尤朱子何也？（均見思辨錄卷三）

然桴亭此說，只可謂他已得了朱子格物補傳之眞意，卻未必即是朱子格物補傳已得了大學格物之眞意，格物可訓至事，不能即作窮至事物之理解，此乾嘉學者所謂增字詁經，而桴亭先已發之者。曰格是精察，物是隨事，則隨事精察乃是物格而非格物，故知桴亭雖說明了朱子，卻不能幫朱子說明大學也。

若習謙君謂大學格物乃指通天人之道，因離物即無所謂天，故言格物，此論亦自有見。惟弟意離物無所謂天云云，其義詳闡於郭象之莊子注。大抵老莊道家確有此旨，易繫辭與中庸書較晚出，頗采道家言以自廣，故亦時有類此之見解，論語孟子中即不然，雖孔孟亦自有天人合一之理論，而並不重在萬物上探求。大學亦係晚出書，然似亦不涉及此項理論，漢儒頗采陰陽家言，陰陽家亦匯合儒道而成，故漢儒亦喜言天人之際，並喜言陰陽萬物。即如上舉鄭君箋詩，趙岐注孟，訓物爲五行物象，便有此意。宋儒如濂溪太極圖說，亦是此派，二程不談太極圖，緣不喜從五行萬物來牽攏講一宇宙故也。大程最明顯，伊川稍與其兄不同，故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敬與知夾持，內外交盡，至朱子極推濂溪太極圖說，以與張子西銘並擬，而從伊川進學在致知之語進一步渡到格物。當時象山即不喜此路，故象山獨於明道無閒言，於伊川即有不喜，於濂溪太極圖說遂啓朱陸之爭端，此乃討論儒家思想史上大關節，實兼涉論孟學庸，兩宋之間程朱陸，均嘗在此處有一番分析，然後關於心性理氣天人大原之爭辨，均可從此認入。弟久擬特撰一文稍發此趣，今暫無暇，而要之從朱子學說之全部組織論之，實爲兼融不少道家與陰陽家之成分，故即其格物補傳語下亦分明帶此傾向，雖經桴亭爲之剖辨，然亦不能專怪陽明之誤會。惟朱子學脈則既受二程之影響爲最深。若如習謙君所云云，則無論非大

學之意，並亦非朱子之意也。

大體言之，大學格物只有三種義訓，一作萬物之物解，此最爲通常義訓，而學者間亦用此說者實甚少，卽朱子亦並不明白采用此義也。第二種物訓爲事，此解承用者最多，朱子亦用此訓，不過其格物補傳實有自事物混入物物之嫌，已如上論。若第三說則爲弟文所持，此說持者極少，然自晚明以來注意古書之訓詁，此解亦漸爲學者所承用。茲試再舉一說以資申說。

阮元揅經室集有大學格物說，大旨謂：

……物者事也，格者至也。事者，家國天下之事，卽止於五倫之至善，明德新民皆事也。格有至義，卽有止意，履而至止於其地，聖賢實踐之道也。……小爾雅廣詁曰，格止也。知止，卽知物所當格也。至善之至，知止之止，皆與格義一也。譬如射然，升階登堂，履物而後射也。儀禮鄉射禮曰，物長如箭，鄭注云：物謂射時所立處也。謂之物者，物猶事也。禮記仲尼燕居，鄭注事之謂立，置於位也。釋名釋言語曰，事傳也，傳立也。蓋物字本從勿，勿者說文州里所建旗，趣民事，故稱勿。周禮鄉大夫五物詢衆庶，物卽與事同義，而堂上射者所立之位亦名物者，古人卽通會此意以命名也。大戴禮虞戴德曰，規鵠豎物，履物以射，其心端，色容正。大射儀曰，左足履物，皆此義也。故曰，格物者，至止於事物之謂也。凡家國天下五倫之事，無不當以身親至其處而履之，以止於至善也。格物與止至善知止止於仁敬等事，皆是一義，非有二解也。必變其文曰格物者，以格字兼包至止，以物字兼包諸事。聖賢之道，無非實踐。……格物二字不待在格物何始見，篇首先云：物有本末，然則離本末言物不可也。篇中本末凡五見，……皆不能與物字相離。然者物者，卽身家國天下之事，卽五倫之事，卽誠正之事，卽德財之事，事卽物也。事有終始，卽物有本末。……先後者，卽本末終始言也。……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卽物有本末之本，物有本末之物，卽格物之物，不可離，不可歧也。（章注大學集注格亦訓至，物亦訓事，惟云窮至事物之理，至外增理字，事外增理字加一轉折，變爲窮理二字，遂與實踐迥別，又案黃宗羲文定載萬充宗論格物，亦宗朱說，人射儀物字之義，黃君舉先儒說汝稷元立亦主此說，但元今說與彼不同。）

今按阮氏此文，蓋文兼采第二第三兩說而偏於第三說者。然阮氏若只謂格物乃至於事止於事，依然語氣不完，依然與朱子同病，故朱子必以至事變成窮至事物之理語氣始足，阮氏亦必以至事變成至於事之至善或止於事之至善而後語氣始足，則依然是增字詁經也。今弟則謂格物物字，本不訓事而當爲事之至善處。格物者卽至於事之至善而止之義，如是豈不更爲直捷乎？然讀者必疑物字何得訓事之至善，則非從物爲射者所立之位曲折說來，此弟原文暢論甚析，不煩再舉。若讀者更疑物字義訓，何得如此曲折說之，則亦不妨節擇說

出此即弟此函中所舉顧亭林日知錄所集各條，如萬物皆備於我，明於庶物之類。萬物皆備於我，決非山河大地皆是我法身也。亦非得謂萬事皆備於我也，只可謂萬善（或萬德）皆備於我始明白。明於庶物即明於諸善（或衆德）也。仁人孝子不過乎物，即至於至善止於至善也。阮元乃清代訓詁名家，此處依然未達一間。萬充宗訓物字是矣，然於大學格物大義，萬氏依然未能洗發，故弟前文雖採摭先儒陳言，而顯名新釋，實因弟亦確有一番未經前人道破之處耳。顧氏日知錄，阮氏揅經室集，乃治古經學者必讀之書，弟前文並非漏卻，因不欲做乾嘉考據家言，必盡羅前人成說，一一駁辯始申己意，今因讀習謙君文乃始補說，然精要語早在前文說盡，則此如蛇足矣，故弟不樂為此等申說之文字也。

又如弟謂大學三綱領實只一事，此本諸陽明大學問。習謙君篤信朱子，則朱子亦云：格物致知只是一事，非今日格物，明日致知。其實天下事類此者太多。往往一件事情，一個意思，非分成兩項三項說之不明，但既分兩項三項說了，又恐人不瞭，於是再說此兩項三項實只一事或一意。此乃人類語言文字之短處，亦即人類語言文字之長處。會得時說一說二均可，會不得時說一說二皆非。死於句下，則無悟人矣。

又如弟謂古人常以射事喻德行，此亦弟自拾前人陳說耳。習謙君又疑之，因謂大學格物可否為乘風游水之類。此層疑所不必疑，辨所不必辨，在習謙君自為莊言，在人讀之將誤為是戲論。故弟此函只就原文可補述者補述之，不一一針對習謙君發語也。（下略）

（三十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左宗棠傳」（書評）

沈鑑

Tso Tsung-t'ang, Soldier and Statesman of Old China, by W. L. Bales, Kelly and Walsh, Limited, Shang-hai, 1937。

同光中興，是清代中葉以來惟一重要而有希望的時代。這一時代的出現，論其原因，一是內憂（太平天國革命）外患（英法聯軍）給當時以極大的刺激，時勢使其有強烈的自強要求；二是太平天國革命，殺人盈野，使全國人口減少到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原來人口剩餘土地不夠分配的困乏為之解除，社會經濟獲得一時的昭蘇，中國史上由亂而治的循環乃又及時實現；三是平定太平天國時，因軍事政治各方面的需要，產生了好些有能力及目光來領導肩負中興事業的一代名臣。中國政治向來不能離開人的因素，同光中興雖

有其時代與環境作背景假設沒有這批中興名臣中興事業也是不易實現的；所以要了解這一個時代，從了解這些名臣的人格及事業入手，最爲便捷，也最爲澈底。後人有鑒於此，從事於這些人物的描寫及傳記的頗不少。曾國藩是中興前期的中心人物，除論其學術及治學方法等片面著述不計外，綜論其一生者，如蔣星德所著之「曾國藩之生平及其事業」，何貽焜之「曾國藩評傳」，及西人 W. J. Hail之「曾國藩與太平天國」（Tseng Kuo-fan and the Tai-Ping Rebellion），均其著者。中興後期的中心人物爲李鴻章，梁啓超之「李鴻章」，西人 J. O. P. Bland 及 R. K. Douglas 二氏之「李鴻章傳」，均各擅所長。惟此二人，功業最盛，著述者乃均集中於二人，事實上中興名臣中事業人格之足稱道者甚夥，當時即將曾左胡李並舉。要想以人物的描述來探討中興事業，目光就應旁及曾李以外的人。左宗棠在衆人之中出身最微，功成後以舉人大拜，並晉封爲恪靖侯，實爲異數，迄今未見有人置彼於曾李之列，一爲傳述，所以從這方面說來，空谷足音，更歡迎貝爾斯此書的出版。

據作者自序，此書乃受 W. J. Hail 之「曾國藩與太平天國」之鼓感而作，看此書的計劃及取材，其言可信。全書分十五章，第一章爲十九世紀時中國的鳥瞰，西人論述中國首先都好作此等泛論，書中所言各項制度，只爲 H. B. Morse 之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及 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二書暨 Meyer 的 the Chinese Government 等書中述中國制度者的簡編，一無新意。第二章敘左宗棠幼年至中年的生活，亦只爲「左文襄公全集」中左氏年譜的摘抄。第三章至第六章敘太平天國之起事至覆亡，其中特別詳細研索左氏在江西浙江及福建對太平天國的軍事行動。第七章敘左氏之參加平捻戰爭。第八章至第十二章敘西北回教徒之始亂及左氏先後平定陝甘新疆回亂之經過，佔全書之半，爲精華所在。第十四章敘左氏自新疆歸來後的晚年生活。第十六章以短論作全書之結。

作者對左氏的興趣與認識，以及此傳記的寫成，本爲研讀拔本旅行甘新一帶回教區域的著作所引起，（自序）所以全書的貢獻及價值也在回亂的研究上。咸同光緒之際，中國遭逢太平天國捻匪及回教徒三大亂，即此三亂蔓延區域之廣以及垂時之久而言，已爲近代史上最足研究的大事。近人對於太平天國的研究，因國民革命以後重視民族革命，一時頗風起雲湧，不可或止，於捻回二亂，則尚在發軔。研究回亂的最大困難，當爲材料的缺乏，今貝爾斯氏以左氏爲中心而詳述西北回亂，不特爲開山之作，實也爲勇敢的嘗試，此其一。回疆自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百年大戰平定後，雖爲十全武功之冠，但恒羈無效，鞭長莫及，漢滿回之間情感不洽，回教徒本身，有新舊之分，以在叛亂時生。同治時的大亂，實受雲南回亂及太平天國革命雙重刺激而起，發難於陝甘，而蔓延於新疆的天山南北，其三大

首領爲白彥虎馬化龍及阿古柏他們雖各自爲謀不相連續因地理形勢而特殊所給予淸廷的困難卻不下於太平天國其混沌情況甚或過之左宗棠所受命實爲遺大投艱的工作要系統筆述左氏的行軍作戰其艱巨也正與左氏實地工作相似貝爾斯氏總攬全局細按戰蹟特別利用戰爭地圖使讀者就每一戰役的準備與制勝隨作者的地理指點及左氏堅苦卓絕的精神從陝西而達於極邊的伊犂。舉凡金積堡之圍河州之役天山南北之戰（頁二五六二七四及三五六）無不利用地圖確實指出其分寸的進退行止，紙上談兵，此爲上乘，此其二。西北尤其是新疆一帶，當時與中亞的關係幾不可分，中間似乎也沒有確定的國界可言，所以內部的每一變動，常引起紛繁的國際關係。阿古柏建立一獨立國家於天山南路，英俄兩國，觀感即不同。英國認爲阿古柏建國於印度及俄領之間，成一緩衝地帶，於英有利。俄則深恐此種形勢存在，將引起俄境內回教徒的叛亂，並影響通商事業，想設法制止。這情形使阿古柏不得不運用外交。英國先派遣福賽茨使團（Forsyth Mission）至喀什噶爾來偵察並估計阿古柏統治下中亞細亞的實況，後來雙方通好，在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年）締成條約。土耳其聽到這一回教的兄弟之國的出現，自感與有榮，剛巧阿古柏於同治十二年遣使前往，要求土耳其承認其獨立，土耳其王就給了阿古柏以喀什噶利亞之王（Amir of Kashgaria）的稱號。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俄國一個舊派的帝國主義者考夫門將軍（General Kaufmann）做了俄屬土耳其斯坦的總督，不滿於阿古柏的反俄態度，尤想乘機修改俄領中亞的天然疆界，雖然強迫阿古柏對俄取友好態度，而於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訂通商條約，雖然阿古柏也曾於次年派使節到俄修好，俄卻從未停止軍事行動，同治十年就完成伊犂各地的佔領，且想進窺烏魯木齊，從這種複雜的外交關係，可證明西北問題的嚴重性，書中頗能給我們相當滿意的描述。（頁二九九至三一八）天山腳下的一個新異之邦，是與遙遠的倫敦君士坦丁及聖彼得堡密切往還的，可怪的是無論阿古柏自己或英土俄三國，在這密切的往還中，從不把享受主權的中國政府提及或計算在內，甘新一帶的危機如此，後來左宗棠的半耕半戰，直搗伊犂，重新確定中國的威權於邊陲，其功績與價值實由此可見。西北當時不但強鄰壓境，在正式國際關係上頗爲危急，事實上在中國久不開闢，門戶洞開，外國私人的活動也至足驚人。一位俄國的旅行家索斯諾斯基（Sosnowsky）在蘭州時遇見左宗棠，因爲左氏正在屯糧作戰，索氏乃與左氏訂約售米六百萬斤於左氏（頁三二七）。私商與政府的利害，或常不一致，但索氏者正可說明外國私人活動的廣闊，並操有西北的經濟大權也書中關於此項政府與私人在甘新的活動，最可玩索，此其三。綜此三端，我們不但可明瞭回亂大局，並可認識左氏所以爲中興時代一大軍人及政治家的所在，研究近代史者，似均應一讀此書，至少應一讀其左氏平回亂

的部份。

不幸此書瑕瑜並見，缺點孔多，舉其最謬實者有三：

一，取材的不備與不當　外人關於中國的撰述，其一般的通病就是不能利用中國的材料。貝爾斯氏諳中文，此書又草於北平，論理應拾救此病，在中國讀者心上樹立一種新的信仰。其實則不然，「左文襄公全集」裏的左氏年譜，可說是全書的骨幹，此外的中文材料，很少詳證博考。就以作者所最致力的西北回亂而言，如「平定陝甘新疆回匪方略」，爲材料豐富的官書，如曾毓瑜的「征西紀略」「平定關隴紀略」及「戡定新疆記」，爲私家撰述中極饒史料價值者，作者竟均未涉及，僅此一例，可概其餘。即或有時引證中文材料，也往往不得其當，王定安的「湘軍記」作成於王闓運的「湘軍志」之後，因「湘軍志」較爲樸眞，曾國荃及湘軍人物對其所述深致不滿，「湘軍記」乃大事刪飾，對湘軍備致推崇，轉失其眞，作者引「湘軍記」而不用「湘軍志」，不知其理由安在？咸同時代的史料史書甚夥，「滿淸野史大觀」一書雖不無可取，但列爲主要中文參考書之一，不得不使人懷疑作者信手拈來，或孤聞寡見了。作者如於材料上多用功力，我相信一定可以使其書爲之改觀。

二，未能描摹出左氏的完全人格　寫一本傳記，主要的任務是在把一人的人格完全表達出來。傳記文學的上乘作品實以人格爲其靈魂。同光時代的中興名臣因爲是同一新舊交織環境下的產物，論其爲人任事，各有其保守與進步的部份，兩者的交織與配合之中，自然流露出其完全的人格。所謂進步部份，指的就是對西化的認識與努力，這是每一個中興名臣所以爲名臣的新精神。左宗棠立大功於戰場，無論其所經歷的爲定太平天國平捻或戡回，都只是其事業的一部份，或人格的一面，另一面應是其對於西化的貢獻。實在說來，金積堡之捷或伊黎的規復，在左氏一生，其重要並不在福州馬尾船廠之上，羅星塔的周圍，到今天還蕩漾着左氏的英靈。太平天國平定之餘及未被調往陝甘作戰之先，左氏任浙閩總督，其主要工作即爲建造馬尾船廠，該廠的一切計劃與經費，爲氏所一手擘劃經營，再付託給沈葆楨繼續辦理的。就是後來在西北的戎馬生涯中，也無時或忘，極力做沈氏的後盾使該廠得不中途停辦。這樣重要的事，在左宗棠傳裏是應大書特書的。可是貝爾斯筆下所呈現的左氏，主要的是一個職業的戰士，是一個謀無不售攻無不克的諸葛亮，（左氏最喜自比諸葛亮）雖然在第五章裏說到氏在浙江杭州一帶對太平天國作戰時所受法國洋槍隊的刺激，雖然在第十二章裏說他如何在蘭州設立新式兵工廠，並向總理衙門表示對近代化的態度已屬不夠；而於馬尾船廠大業，僅於頁一九三至一九四及頁二八七一提了事未免太欠缺了。這是貝爾斯氏一個極大的忽略，其中左氏人格表現的缺憾，因此無法彌補，試更進一步論之，馬尾船廠還只代表左氏西化事業的表面，從左氏實際思想上去參究左氏對西化的認識

既遠不及郭嵩燾及李鴻章也不及曾國藩當他主張設立該廠時以爲一旦船事造成，戰時可作戰艦，平時可作商船，一舉兩得，何樂不爲？殊不知戰艦商輪，原爲兩事，欲求兩得，將反致兩失也。他在極力主張規復伊犂時，又以爲此種造成的輪船，可以敵俄國的鐵甲快船，更難逃李鴻章「實翅夢囈」的批評。他雖深信西洋機械能力而力辦船政，却又以爲輪船危險，嚴諭其子不得由天津乘輪南下，時輪船失事雖有之，當也不如左氏言之之甚。所以用船政來表達左氏西化認識爲必要，且一旦深究，又可見其認識的不夠徹底，足證其並無中西優劣的比較觀念，以完成其進步思想的一面。貝爾斯氏既根本忽略左氏的船政大業，更談不上進一步西化思想的分析，所以我們無法從其書中了解完全的左宗棠。

三、批評同時代人物的不公允　在小說中描寫一個人物，爲使讀者沉迷，不得已可用偏袒手法，使之盡善盡美，甚或神化，但歷史著述最需要冷靜的公允態度的。作者爲了要極力描摹左氏爲一大軍人及政治家，就犯了史家所不應犯的錯誤，凡是左氏的軍事行動及計劃，以及與曾李等的爭執，都有意無意地給左氏以佔上風的論斷。（Justification）左氏的軍功之大，與其謀劃精密及耐勞習苦的長處，早有定評，作者如就此加以闡述，決不會使左氏抱屈。然而作者一再貶抑曾李，來渲染左氏的成功，實大可不必。進攻太平天國首府的南京，曾氏極力主張，並無錯誤，蓋天京不下，不能動搖天國的根本，作者借左氏應與敵人爭野的論調加以非議（頁一三二）實難之情可見。曾國荃進攻天京正急之時李鴻章自滬蘇西上，左宗棠從杭州北指，困守天京的太平軍突圍的惟一道路爲皖南，鮑超當此兵力不敷，曾氏移文左氏請援，實爲全盤軍事形勢上的要着，作者反詳言左氏在浙江的困難，說曾氏此舉目的在推發左氏在浙江的軍功，以左氏的不應援爲是。（頁一五五至一五六）左氏初由江西進攻浙江，軍餉軍械的積困難，作者深怪曾氏有意不加援助，要知當時各軍作戰，糧餉均爲自籌，曾氏負軍事全局的責任，也自有其困難；爾於沈葆楨在江西對左氏的接濟，又一字不提。後來頓兵西北，進窺伊犂，因軍餉等問題與李鴻章齟齬，乃引起雙方海防塞防的大爭論，熟審當時形勢者，均認李主海防，原爲合理的低調，左主塞防，却是聳聽的高調，想不到作者也爲高調所惑，在其間獨斷是非。

用一種過份的同情心或厭惡心來評論人物本是危險的事，如果我們細考當時實情，來看曾左李間的衝突，最顯見的原因有二。一是各人自集鄉團，團練起兵，各樹一幟，各有其集團精神，（Esprit de corps）彼此本有不相能之習，川、楚、湘、淮各軍雖名義上統於曾氏，實則各軍及其領袖間常有磨擦，即曾氏所親練的水師，也不免彭（玉麟）楊（岳斌）之爭。曾左李的衝突，無疑的是受此種積習的影響。二是各人的性格不調和。曾氏最富儒將風度，好講拙誠，其取人，以多條理少大言爲主。李氏才大，初有傲慢之習，等到在曾氏幕下學

得才大心細勁氣內斂的功夫，才被薦爲江蘇巡撫。左氏才識不在曾胡之下，而德最不及，非意氣用事，誇大喜功，正所謂有宰相才而無宰相器的人物。曾氏曾於諮留左宗棠襄辦江皖軍務摺有云：

「……其才可獨當一面，固已縣有明徵。惟其求才太急，或有鷄肓稍偏之時；措辭過峻，不無令人難堪之處；而思力專精，識量閎遠，於軍事實屬確有心得。」（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一）

左氏不能容物，以致爲將德之累的本性，讀此當可了然。左氏反言此爲曾氏對他的皮相之論。（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七致郭崑燾書）

曾氏既不喜大言及盛氣的人，如王鑫爲其屬下，就因矜張見疑，難以水乳，左氏意氣特甚，自然不能相合。如果我們相信仁者治人，智者勇者治於人，仁者的曾氏，當時尚能對左氏做到不愛其人而愛其行的地步，似不願再將彼此的衝突盡劃歸曾氏負担了。

李鴻章才高於左而識尤過之，兩個負才的人相値，衝突又何能免？我們看李氏對左氏的評語，一則在左氏肅清關內大拜入閣之時，極爲推崇：

「肅州之捷，首從悍逆，殲斃甚多，邊塞肅清，轄疆從此可登衽席。季帥（左氏）艱苦經營，殫心力。侖閱覓卜，開我朝二百餘年未有之奇，信乎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矣！」（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三復邵汴生中丞書）

但是接着又發表相輕之見：

「左公竟得破天荒相國，雖有志節，亦是命運。湘人如左者豈少哉？」（仝上致曾劼剛通侯書）

這種揚之抑之的批評，當非左氏所願受。後來爲了規復伊犁而引起海防塞防之爭，不過是兩人性格的擴大表現爲政治主張上的分歧而已。

不明白上述兩點，要在曾左李間妄定是非，分別黑白，是會離事實過遠的。

最後，貝爾斯氏有幾點論斷，也頗可商酌。（頁一一三至一一五論及中國軍事行動上一個決定因素是城（City）因爲中國到處有城，（如各縣有縣城）所以在軍事行動上的自然發展，就是守城戰術，所以中國戰爭哲學上的至高理論爲防禦，而非西歐的進攻。實際上無論中西，城市必爲交通中心而形勢扼要，兵家所必爭，西洋近代史上最著名的戰役，如普法戰爭中的耶拿（Yena）之戰，或第一次大戰中的凡爾頓（Verdun）之役等，也都是戰在城市，至於城市之有無城牆，（City Wall）並不關重要。中國戰爭哲學上的防禦思想，探本窮源，大概是隨中國的和平思想而來。中國人愛和平，所以作戰是自衛的手段，並不在侵略他人，即漢唐盛世的伐匈奴征突厥，爲的也是防禦自身的安全。又頁一八五至一八六說中國戰爭思想上不知道利用海港作軍事行動的根據地，並不會體認海是民族事業上的一個有力因素，比如清政府與太平軍作戰，五年從不知

道，利用上海等重要港口來支持發展戰局。無疑的中國是一大陸國家，所最發達的為大陸理想，可是肯定中國不體認海洋，却非事實。歐洲的海外大發現開始於十五世紀中葉，就在其未東航印度以前，中國明代的鄭和就七下西洋，率領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船舶到達東非，中國偉大航海家的西去比西人東來還早數十年，南洋的殖民事業也因此底定。至於西人東來時航海所用的指南針是從中國傳去更是盡人皆知的事實了。誰又敢說中國是不識海的民族呢？不過後來大陸上本身多事，沒有保僑的具體方針，西洋人又挾其利器不斷來襲，使中國在南洋的勢力一時受阻，而退守沿海，所以到鴉片戰爭時代中西衝突原在南洋至此反發生於沿海港口，這並不是中國在海上的潰退而是西洋勢力發展得過速過大所造成的。惟其西洋勢力發展得快，中國難以抵拒，到太平天國革命之時，沿海商埠乃為西人商業利益所在，同時又有英法聯軍之役，清政府及太平軍兩方均不能利用港口作戰，就是恐怕因此而引起更嚴重的國際糾紛，作者以此實例，來說明中國門不知海洋，也可算倒果為因了。